

原创性声明

本人郑重声明：所呈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的指导下，独立进行研究所取得的成果。除文中已经注明引用的内容外，本论文不包含任何其他个人或集体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科研成果。对本文的研究作出重要贡献的个人和集体，均已在文中以明确方式标明。本声明的法律责任由本人承担。

论文作者签名：郭瑞雪 日期：2007.5.16

关于学位论文使用授权的声明

本人同意学校保留或向国家有关部门或机构送交论文的印刷件和电子版，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本人授权山东大学可以将本学位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编入有关数据库进行检索，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其他复制手段保存论文和汇编本学位论文。

(保密论文在解密后应遵守此规定)

论文作者签名：郭瑞雪 导师签名：顾奎斋 日期：2007.5.16

中文摘要

中古时期的英国，整个社会笼罩在宗教的氛围之中，上层贵族和教会人士是人们关注的焦点。而事实上，在封建领地上劳作的农民才是中古社会的主体。本文抛开宗教的神秘色彩，以世俗的眼光，从财产观、商业观和劳动观三个方面综合论述中古英国农民的财富观念。

文章主要包括三部分内容。

第一部分从私人财产意识和财产继承理念两个方面论述了中古英国农民的财产观。在封建领主制下，农民，尤其是农奴理论上对领地上的地产只可以占有，却不能拥有。但是，英国的农民有很强的私人财产意识，他们在享有土地使用权的同时，获得了地产的自由处置权，与享有实质上的私人财产权相去不远。在财产继承方面，英国农村常常会发生子女们外出寻求更好的机会，地产无人继承而被外人领去的情况，另外，也有些父母在生前就将地产转卖给他人，而非遗留给子女。究其原因，在于英国农民在财产问题上并不重视家族的延续性。

第二部分从商品交换意识、向非农产业转变的观念以及在商业活动中遵循的理念三个角度论述了英国农民的商业观。商业的发展与繁荣使农民的商品交换意识觉醒，他们依据市场的需求不断调整农作物种植结构与农畜业的产业结构。农民的消费观也出现了变化，成为商品流通过程中最主要的推动力量。大批农民在保留小块地产的同时成为手工业者和工资劳动者。他们对聚敛地产没有太大的兴趣，而是投入到广阔的手工业品及劳动力市场中。明确的价值意识和双重的商品价格观是英国农民在商业活动中遵循的两个理念。

第三部分从明确的权利义务观以及他们的民主观、集体观三个方面论述了英国农民的劳动观。在他们的观念中，享受到的权利与承担的义务相对应而存在，而且在惯例簿中都有明确规定。若领主违背惯例而行事，农民会提出抗议或拒绝劳役。中古英国乡村的民主是原始民主的遗风，他们的民主权受到封建奴役制度的限制，不能充分发挥，但他们始终不懈地捍卫着这项权利。从联合耕作、集体反抗领主的侵权行为和救济弱小等角度体现了英国农民的集体观。这时的集体观已经附有鲜明的个人主义色彩，但这种朴素

的集体主义仍然留有维持一个共同体的生存和繁衍的意味。

文章的结语总结了中古英国农民在财富观念上的独特之处，分别从财产继承观、权利义务观、价值观以及契约精神等几个角度加以概括。

关键词：中古英国农民；财富观；财产观；商业观；劳动观

ABSTRACT

In the Middle Ages of England, the entire society was covered in the religious atmosphere. People paid attention to the aristocrats and the clergymen on the upper formation. But in fact, the peasants working on the feudal territories were the main body in the Medieval society. This article abandons the mystical religion color, and elaborates synthetically on the Medieval English peasants' concept of wealth from three aspects including the concepts of property, commerce and labor by the mundane judgment.

The dissertation is mainly divided into three sections.

Part One: The medieval English peasants' concept of property is elaborated on two aspects: consciousness on private property and concept of inherit. Under the feudal lordship, the peasants, especially the serfs theoretically only might hold the tenements, and couldn't possess actually. Nevertheless, English peasants have the very strong consciousness on private property. They obtained the right of handling the lands freely while enjoyed the droit of lands. That was not far from the substantive property rights. On the aspect of inherit, there were many instances that children went away, sought a better opportunity and nobody inherited the estates in the countryside of England. Moreover, some parents diverted their tenements before death to other people, but not their own children. The basic reason is that English peasants did not take the continuation of family seriously on the question of property.

Part Two: The medieval English peasants' concept of commerce is elaborated on three angles: consciousness on exchange of commerce, concept of the transformation to non-agricultural occupation and concept the peasants followed in the commercial activities. Their consciousness on exchange of commerce awakened following the development and the prosperity of commerce. They readjusted crop structure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continually on the demand of markets. At the same time, English peasants' concept of expense changed, became the main impelling force in the circulation process of commodity. A large quantities of peasants became the han

-dificraftsmen or the wage workers under the premise of retaining small lots. They were not interested in amassing the pieces of land, but transferred into the broad handicrafts and laborer markets. Consciousness on explicit value and dual concept of commodity price were concepts the English peasants followed in the commercial activities.

Part Three: The English peasants' concept is elaborated on three aspects: consciousness on explicit right and duty, concept of democracy and concept of collective. In their thoughts, the rights they enjoyed corresponded with the duty they took on, and they were stipulated explicitly in the convention books. If the lords violated the convention, the peasants would protest or reject to working. The democracy in English villages was handed down from the primitive customs. Their rights of democracy were limited by the serfdom under the system of feudalism, so they couldn't display their rights completely. However, the peasants were always guarding it unremittently. English peasants' concept of collective was embodied mainly in the aspects of union cultivation, revolting against the lords' abuse of authority collectively and relieving the weak. The concept of collective then had already been attached to the bright color of individualism. However, this kind of simple collectivism still maintained the community's survival and multiplication.

Epilogue: Unique place of English peasants' wealthy concept is summarized in several different angles, such as concept of inherit, consciousness on rights and duties, concepts of values and contract spirit.

Key word: English peasants in the Middle Ages, Concept of wealth, Concept of property, Concept of commerce, Concept of labor

前言

财富观作为经济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囊括多方面的内容：对土地、房屋等有形财产及其所有权的认识以及对商业、劳作等经济行为的态度等等。本论题属于经济思想史的范畴。目前，关于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已经形成专门的领域，大量有价值的著述相继问世，国内有蒋自强等学者编著的《经济思想通史》、宋德勇的《西方经济思想史》等等，国外有罗尔（E.Roll）的《经济思想史》及斯坦利 L·布鲁（Stanley L.Blue）的同名著作。但是，涉及中古西欧经济思想的部分，主要就是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的《神学大全》以及对基督教教义的经济解释，也就是从宗教、道德角度研究经济思想，始终没有超出经院思想体系的范围。

有关中古英国财富观之论述，也基本涵盖于神学家的思想体系之内。诸如，奥布赖恩（George O'brien）的《欧洲中世纪关于财产权利和商品交换的思想》^①选自他所著的《论中世纪经济教义》，该文从始至终论述的都是包括阿奎那在内的基督教神学家的财产和商品交换思想。前苏联史学家 A·古列维奇所著的《中世纪文化范畴》^②一书收有《中世纪人对待财富和劳动的态度》一文，该文虽论及农民的财产观和劳动态度，可是均被基督教神化了。如上所言，在经济史学家的著作中，关于世俗世界，尤其是下层民众的经济思想的论述实属罕见。

通过宗教伦理对经济现象进行分析几乎是西欧中古经济思想史研究的一种定式，而托马斯·阿奎那系统的公正价格教义与高利贷禁令说是这一宗教伦理的主体。然而，事实上，这些教义对下层经济生活的影响极为有限，甚至教会自身都不去遵守。到中古末期，已无任何实质性影响。况且，宗教价值观念随着现实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而发生着相应的嬗变，这种变化是对世俗经济发展必然做出的回应。若要对中古英国的经济思想有一个真实而全面的认识，仅仅在神学领域摸索是不够的。

中世纪的英国，农村人口占到 90%以上，是整个社会的主体，可学术界重视社会上层尤其是教会的思想意识，却忽略了居主导地位的下层民众的观念，所以，翻阅了众多

^① 巫三宝主编：《欧洲中世纪经济思想资料选辑》，傅举晋等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321页。

^② [苏]A·古列维奇：《中世纪文化范畴》，庞玉洁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中古经济史著作，有关农民经济思想的论述甚少，即使略有提及，也不是站在学术研究的平台。众多经济现象被基督教神学家蒙上了神学的色彩，即存在道德与不道德之分，正义与非正义之别。如果想客观地认识中世纪人们的财富观念，需要从世俗角度研究居于主体地位的下层民众的经济思想。

整个中世纪，财产占有权以及对财富的追求从未得到过明确的认可，即使在某些条件下得到了人们的承认，也往往带有大量附加条件。占社会主体的民众到底如何看待这个问题，是否完全遵从教会的思想体系，不得而知，所以本文欲借助各方面的材料，探讨他们对财富的认识以及在创造财富的过程中秉承的思想理念。

虽然作者本人认为此论文的选题有其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但中古英国农民的财富观这一论题在现今学术界仍是空白，几乎没有前人的成论可供参考。现存资料中有关中世纪英国的记载可谓汗牛充栋，而研究其财富观念的资料却少之又少。在中古英国，能读会写的人群基本属于教会和贵族阶层，所以只能通过他人带有偏见的描述间接了解当时农民的状况。

关于这个论题的研究，没有直接的资料、文献可供参阅。作者通过一些有关中古英国农民生活及生产状况的著作，分析、推导中古时期下层农民的思想观念。亨利·斯坦利·贝内特(Henry Stanley Bennett)的名著《英国庄园生活》^①是研究中世纪英国农民生活状况的经典之作，它关注农民的实际生活，全方位地勾画了英国庄园农民的物质和精神生活。英国13世纪的著名农书《亨莱的田庄管理》^②是有幸保留下来的时人所写的珍贵资料，虽然作者的身份并非农民，而是管家，可是与农民接触较多，所介绍的农业知识和庄园管理体制是本选题所需的重要资料，有待进一步发掘。另有《无名氏的田庄管理》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格拉斯(Gras)的《一个英国村庄的经济社会史1909-1928》^③一书对克劳利(Clrawley)庄园的农作物价格、劳动力工资、农民收入等均有涉及，而且附有该村庄管家账簿、惯例簿和法庭档案等第一手资料。另外，比较具体的资料还有霍斯曼(G.C.Homans)的《十三世纪的英国农民》^④、科斯敏斯基(E.A.Kosminsky)的《十三世纪英国农业史研究》^⑤、蒂托(J.Z.Titow)的《温彻斯特的农作物产出——中世纪农业

^① [英]亨利·斯坦利·贝内特：《英国庄园生活》，龙秀清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② [英]伊·拉蒙德、W·坎宁安编：《亨莱的田庄管理》，高小斯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

^③ Gras, Norman Scott Brien,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an English villa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0.

^④ George Caspar Homans, *English Villagers of the Thirteenth Centur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42.

^⑤ E. A. Kosminsky, *Studies in the Agrarian History of England in the Thirteenth Century*, Basil Blackwell, 1956.

生产力研究》^①以及戴尔（Christopher Dyer）的《变迁社会中的领主与农民》^②等等。

本文试从财富的不同角度阐述中古英国农民在日常生活中的经济思想。作者在翻阅资料的过程中深切体会到东西方农民在经济生活中截然不同的观念，因此，以我们中国古代的农民为参照，总结出英国农民在财产观、商业观及劳动观这些方面的独特之处。虽然成文之后并无明显的中西对比，这却是作者重要的研究方法。

^① J.Z.Titow, *Winchester Yields: A Study in Medieval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2.

^② Christopher Dyer, *Lords and Peasants in a Changing Societ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

一、中古英国农民的财产观

根据英国普通法，财产被分为动产和不动产两部分。前者主要包括金钱、生活用品、食物、债权等；后者主要是指地产和房舍。对于农民而言，地产是财富的主要表现形式和重要来源。因此，这部分有关中世纪英国农民的财产观，阐述的主要就是农民对土地的态度。至于其他的如房屋之类的不动产及动产方面，仅作为补充，略有提及。

从法理意义上讲，中古英国的土地并非完全属于农民的财产。何谓财产？“财产指的是所有者所拥有的、为公共权力所正式承认的、既可以排他地利用资产又可以通过出售或其他方式来处置资产的权利。”^①这样看来，在中古英国，土地是属于封建主，而非农民的财产。因为农民不仅无权转让、买卖其地产，还要为持有份地而承担一定的封建义务。尽管法律是这样规定的、法学家也是如此界定的，中古英国农民的私人土地财产权却在他们的共同推动下最终得到了社会的默认，形成了事实上的私人财产体系。

（一）私人财产意识

1、历史渊源及私人财产概述

（1）历史渊源

英格兰人受到日耳曼传统和罗马法的双重影响，长久保留公共权的同时，亦有很强的“私人财产权利不可侵犯”意识。

古代不列颠，氏族游牧民转而从事农业生产以后，采纳的是以保障私有财产为基础的罗马法律。大约在公元3世纪，“被罗马化的不列颠居民可能有五百万左右”。^②另一方面，由于英国的地理位置使然，比起欧洲大陆，日耳曼的传统可以更完整地在英伦三岛延续下来。这里谈到的日耳曼传统，并不是指公社制度、血亲关系之类鲜明的部落特征，而是对私有财产的尊重与认可。盎格鲁-撒克逊时期（Anglo-Saxon），任何自由人都可能有自己的“农庄”，“农庄”上的私权也得到了法律的保护。最早的肯特（Kent）法律曾明确规定：凡为首闯入别人“农庄”者，罚款六先令。^③史料证明，在诺曼（Norman）

^① [美]理查德·派普斯：《财产论》，蒋琳琦译，经济社会出版社，2003年版，第1页。

^② [英]克拉潘：《简明不列颠经济史》，范定九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第33页。

^③ [英]克拉潘：《简明不列颠经济史》，第63页。

王朝以前的不列颠，私人所有的土地财产司空见惯，而所有者对之享有完全的让渡权利。^①诺曼征服后，统治者确立了以领主制为基础的封建制度，剥夺了大众的私有财产权，私人所有制为封建保有制所取代。

尽管社会制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但英格兰人意识中根深蒂固的私有财产观念却与这个民族一同延伸下来，扎根在一代又一代的英格兰居民中。11世纪，罗马法在欧洲复兴，对英国的辐射虽然不及欧洲大陆强烈，可是对于唤醒民众的财产意识，还是具有深远的意义。

(2) 概述

从理论上讲，在封君封臣这样的政体之下，所有的土地都属于君主所有，其余的人只能附带义务地占有土地。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附带条件的土地保有权在不可抗拒的力量的推动下演化成为完全的所有权，尽管这些地产按规定不能进行让渡，可是到了公元12世纪，让渡这些地产的做法已变成了十分普遍的现象。通过这种方式，采邑无声无息地变成了私人财产。罗马法在公元11世纪被重新发现，其对私人所有权所作的清晰定义为这一过程提供了法律依据。相似的过程也发生在佃农之中，他们也逐渐获得了所耕种土地的世袭权利。

占有权向所有权的转变以不可阻挡的态势在英国的土地上进行着，这要归功于家族世袭继承制度的确立。在农村社会，这主要表现在：只要交纳一定数额的继承金，法定继承人就完全可以继承到父亲的地产，其祖先曾经领到的这份地产实际上已经相当于稳定的家族地产；没有特殊原因领主是不能收回的。佃农在这方面的权益受到庄园习惯法的保护，领主不得侵犯。家族的财产权通过这种方式得到了保障，同时也为私人财产的真正确立创造了条件。

这里为何用“私人”而不用“私有”呢？原因在于，“当时的英国不存在完全意义上的私有财产权，但通过保有制强化了以占有为核心和实现对土地有效利用为目的的私人财产权”。^②在他们的观念中，财产的实现形式比其归属更为重要。因此，即使到了中古后期，封建土地制度业已瓦解，英国佃农也只是拥有以利用土地为核心内容的私人财产权。

^① [美]理查德·派普斯：《财产论》，第152页。

^② 何真、唐清利：《财产权与宪法的演进》，山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6页。

尽管如此，这却丝毫不会影响到他们从土地上获得的利益和在土地上所享有的私人财产权。艾伦·麦克法兰（Alan Macfarlane）在其名著《英国个人主义的起源》中论证了中世纪英国私人土地财产的存在与发展。他指出，在都铎王朝（Tudor）以前——公元13世纪和14世纪——终身保有的土地不是属于家庭而是属于个人（包括妇女在内）所有。其所有者可以任意处置它们，可以剥夺其子女的继承权利，而将土地卖给家族之外的人，如果他们想这么做的话。他的结论是：“到了公元13世纪末期，如果在时间上不是更早的话，英国的财产就已实现了高度的个人私有化。财产由个人而非规模较大的团体所占有，它可以被买卖。子女并不能自动取得对土地的权利。没有任何资料表明对一块特定的土地存在着强烈的家庭归属感”。^①到中世纪末期，英国的农奴制基本瓦解，非自由农与自由农的界线逐渐模糊，以往农奴的私人财产权被大众充分认可，私人财产体系也就具备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2、私人财产的保护意识

（1）侵犯私权的现象

在中世纪英国的公地制度，即敞田制（Open-field System）下，整个村庄就是一个邻居的世界”，相互间的耕地近在咫尺。^②如何保持界线是需首要解决的问题。奥尔特（W. O. Ault）先生在研究中发现大量的恶意偷挪田埂的例证，他认为这是农村社会最主要的犯罪行为。“1296年，巴克伯（Barkby）地区莱克斯（Leics.）庄园的一个佃农被罚12便士，算是一个很重的惩罚，原因是他偷犁了邻居的耕地。”^③

《农夫皮尔斯》中那个不诚实的农民也承认：“如果我去犁地，稍微一用力，就会带走邻居的一英尺土或一犁沟，或者犁掉邻居的半英亩土地；如果我去收割，我会多收点儿（例如进入邻居的地里），或者劝告他们为我割些我从没种过的作物。”^④“有时他会挪动界石，以便获得几英尺的土地，有时他会犁掉自己和他人土地之间的田埂。在收获季节，他会溜到邻居的地里偷割一些燕麦，也会从别人的禾垛上顺手拿几捆麦子放入自己的车子里”。“在这种体制下，人们很难确知哪些东西是属于自己的；而且，即使他完

^① [美]理查德·派普斯：《财产论》，第156页。

^② Warren Ortman Ault, *Open-field farming in Medieval England*, Barnes & Noble Press, 1972, p.15.

^③ Warren Ortman Ault, *Open-field farming in Medieval England*, p.52.

^④ [英]亨利·斯坦利·贝内特：《英国庄园生活》，第32页。

全清楚哪些东西是自己的，也要时刻提防他人的粗心和使坏”。^①可见，中古英国农民的私人财产权益无法得到保障，时有侵害私权的行为发生。

(2) 土地的集中

英格兰农民传统的私人财产意识并没有在封建制度的压制下被掩埋，他们不会对此类侵犯视而不见。奥尔特研究了当时的一些“村规民约”，其中一条可作例证：1329年哈尔顿（Halton）村规规定：“任何人不得从他人的土地上开通自己路的出口；如果有人将路的出口开在自己的土地上，他必须确保他的邻居不受损害”。另一条还规定：“无论是夜晚还是其他任何时间，禁止任何人因穿行方便、驱赶牲畜和运送谷物而造成邻居的财产损失。”^②

除了这些村民集体制定的“村规民约”，个体农民还采取行动，使其私人土地财产更加明确化。我们常见的方式主要有拒绝开放公地，以及通过买卖、交换等方式集中自己的份地，以便圈围起来，确保其地产的私权。

13世纪，农村的土地交易市场形成并发展起来，领主、贵族一般不会从农民手中买卖土地，土地原则上就是属于他们的，不会去买，当然更不会卖掉与自己地位密切相联的封建领地。土地交易主要在农民之间进行，有充分的资料表明中世纪农民之间存在着活跃的土地交易市场。诺福克郡（Norfolk）在1283—1284年间，有103宗土地交易，可以说土地市场相当活跃。买卖的地块大都很小，平均小于1/2英亩，最小的只有1/8路得（Rood，4路得=1英亩）。^③14世纪初，克里夫（Cleeve）的一类契约文书也记载了许多自由佃农购买及让渡小块土地的交易，每笔交易从1/2英亩到7/2英亩不等。^④以上例证中，交易的面积均不足一农户的全部地产，可见这些佃户交易的动机也许就在于处理掉一些位置偏远、不便于管理的地产，同时换来一批集中于一处、可以独自耕作的小块土地。

除了上述买卖小块地产的方式，交换也是一种重要的集中地产的形式。“1252年，厄普伍德（Upwood）地区亨特庄园（Hunts.）一个持有1海德（Hide）地产的佃农用两垄（Ridge）地力耗尽的土地换了威廉姆·派克勒尔

^① [英]亨利·斯坦利·贝内特：《英国庄园生活》，第35页。

^② [英]亨利·斯坦利·贝内特：《英国庄园生活》，第36页。

^③ 马克森：《英国封建社会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11页。

^④ Christopher Dyer, *Lords and Peasants in a Changing Society*, p.110.

(William Pykelere) 两垄较好的土地”。^①虽然交换的土地并不等值,却可以满足各自的地产整合需求。“1458年,肯普西(Kempsey)的理查德·戈尔(Richard Gorle)用2英亩的惯例地产换了约翰·兰根斯顿(John Langeston)2英亩自由地产”。^②这些交换中一部分是经领主许可的,但大多数情况下,并未征得领主同意。农民买卖、交换小块土地的目的是希望把他们的地产集中起来,不像过去那样分散在公地的各条田中。如果一个农民的地产合并为一整块,领主和他的邻居就会同意他把地产用沟和篱笆围起来。16世纪王室土地调查员的纪录也告诉我们,当时农民的首要目标是用交换、买卖等手段将其分散的条田集中为一个大的地产,这种作法相当流行。^③

土地交易市场的发达及地产交换事件的频繁发生,不仅是土地私人财产化进程中必不可少的环节,也是私人化达到较高水平的直接证明。但是,农奴的封建义务与封建社会是相携而生的,这就决定了农奴所拥有的只能是受到限制的财产权,只要封建制度尚存,他们就不可能名正言顺地将自己正在使用的财产据为己有。而自由农却在这股潮流中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事实上,到16世纪时,英国自由持有农的土地占有权已接近或达到了近代意义上“绝对所有权”的程度。^④

(3) 栅栏现象

栅栏现象在英国漫漫千年的中古历史上可谓历久弥新。敞田制下,谷物播种后要为整块田地围上栅栏,以免被公地上牧养的牲畜践踏;收获完毕,拆除栅栏,此块田地作为公共牧场供领主及全体佃农使用。在敞田制日趋瓦解的中古后期,栅栏仍然作为一大盛景盛行于英国乡村社会。而后一种意义上的栅栏与前一种正好相反,前者是出于公共利益的考虑,后者则为了保护佃农各自的私人土地财产。

中古后期,英国农村社会出现的大量栅栏现象是异化传统的一种表现。村民们撇开惯例、村规的束缚,热衷于土地的私人财产权,擅自圈围土地,这是对存在了近千年的公地制度的挑战。“1440—1470年间,肯普西每年都有3到4起拒绝开放个人宅地的事件,有时多达6起。在温特斯顿,1400年以前只有3起佃户拒绝开放其围地的事例,但在1442年到1451年间达到10起,1468年以后就频繁化了。”同样在肯普西,1450年“约翰·兰

^① George Caspar Homans, *English Villagers of the Thirteenth Century*, p.203.

^② Christopher Dyer, *Lords and Peasants in a Changing Society*, p.333.

^③ R.H.Tomy, *The Agrarian Problem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Longmans, 1912, p.172.

^④ 赵文洪:《私人财产权利体系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45页。

根斯顿挖了 5 英尺深的沟，并栽种树篱作为栅栏，邻居的田地被侵占了 20 英尺。在哈伯特郡 (Hartlebury)，约翰·克罗伊塞 (John Croycer) 于 1460 年，罗伯特·帕克 (Robert Park)、威廉姆·怀尔登 (William Wyldon) 和艾丽丝·伯纳德 (Alice Bernard) 于 1487 年将他们所有的地产全部圈围起来”。^①

另据肯普西郡诺顿庄园的法庭档案记载：1441 年，自由地持有农帕默 (Palmer) 设置的栅栏挡住了村民通往田地的去路。法庭命令他拆除栅栏，并处罚金 6 先令 8 便士，1442 年，他还没有拆除，罚金涨到 10 先令，到下一年增到 20 先令，1444 年最后增长了一次。我们不清楚是谁做出了让步，据猜测应该是法庭。^②

由于私自圈围地产的现象日益频繁，到中世纪末期，一个佃农的地产分散在不同地段的敞田制已濒临瓦解，代之而起的是打破条田界限而合并在一起的一整块一整块的个体农户耕地。土地财产的私人化以不可阻挡的态势在英格兰推行开来。从奥尔特 (W. O. Ault) 先生研究的村规中可以找到这方面的例证。“在萨默塞特 (Somerset) 的西德雷顿 (West Drayton)，经全体佃户的同意，法庭规定，从今以后，犁地时不得损坏或踩踏他人种有谷物的田地，须在其自己的田地范围内转动犁头。违者罚款 12 便士。”^③这不仅表明公地制度的崩溃，也体现了私产得到全体村民承认的事实。英国农民追求私人财产权的观念终于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得到了证实，财产理念与社会现实的距离不再遥远。

3、私人财产的自由处置意识

(1) 转移地产

中古英国农民对私人土地财产的维护不仅仅表现在将地产稳稳掌握在自己手中，使其不受侵害，同时也提出了自由处置个人财产的要求。

13 世纪之前，不管是非自由农还是自由农，从法理上来讲，转让土地都是不允许的。直到 13 世纪，国王法庭颁布了一系列法令，逐渐允许以自由人相互置换的形式转让地产，不再需要中间领主的同意。1290 年的置地法批准了这个业已成为惯例的转让行为。^④即使到这个时候，也仅仅是自由民获得了出售土地的权利，当然以买主代卖主履行义务为条

^① Christopher Dyer, *Lords and Peasants in a Changing Society*, pp.332-333.

^② Christopher Dyer, *Lords and Peasants in a Changing Society*, p.332.

^③ Ault Warren Ortman, *Open-field farming in Medieval England*, p.23.

^④ [美]道格拉斯·诺斯、罗伯特·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兴起》，厉以平等译，华夏出版社，1989 年版，第 70 页。

件。“直到 1327 年这一权利才延伸到主要承租人”，即广大农奴。^①这样，私人财产权定义中重要的一条——处置权——在英国法律中便被确定下来。

而在中古英国的乡村社会，习惯法和村规民约是规范村民行为的基准，英国普通法很难渗透其中，尤其是对于众多的农奴佃户而言，他们需要履行的义务和所享有的权利仅仅局限在其领主庄园的范围之内。英国的普通法只是赋予既成事实以法律上的效力罢了。13 世纪时，农奴之间的土地转让已经非常普遍。

中古时期的西欧，农民的土地占有权受到庄园习惯法的保护，他们（包括农奴在内）的土地不会被领主肆意剥夺。但是，从封建领主制的角度来看，未经领主同意，佃户不可随意更换、买卖地产，也就是不享有自由处置其地产的权利。可这只是统治阶层一厢情愿制订的规则，英国农民对私人土地财产的要求不会仅仅满足于享有牢固的占有权、使用权及收益权，处分权也是财产权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13 世纪是英国封建社会发展、鼎盛的时代，也是使其走向解体的时代。从这个世纪开始，商业在英格兰半岛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这不仅唤起了英格兰人的商业意识，同时也唤醒了英国农民的私人财产意识。这个时候，农民们追求的已经不再是世袭的土地占有权，而是提出了与觉醒的商业意识相适应的拥有土地交易权的新要求。

13 世纪，农民土地市场发展起来，农民之间的土地交易层出不穷。不仅自由农可以自由处置其私人财产，“农奴佃农也可以无阻碍地买空闲的土地，在有或没有地主同意的情况下买卖土地”，“还可以买卖、抵押和雇佣牲畜，随意获得和放弃动产”。^②由于从法律上讲，西欧的封建农民并无土地所有权，所以“原则上不存在封建主兼并农民土地的问题，而可能发生的只是农民之间的兼并”。^③现存的一些契约文件表明，当时一些自由佃农不断扩大其地产规模，形成了大地产。到 13 世纪中期，伍斯特郡（Worcester）的“理查德·德克莱弗（Richard de Clyve）积聚了各种类型的地产，形成一个小型庄园，包括 20 英亩自营地以及 21 块用于租赁的小地产”。^④农奴也几乎和自由人一样享有各种权利，不仅对土地的占有权、使用权得到了保障，也可以出售、转让其地产。尤其是惯例地产之外获得的地产，完全可以自由处置，而这类地产还可以像自由土地一样得到令状的保

^① [美]道格拉斯·诺斯、罗伯特·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兴起》，第 71 页。

^② M·M·波斯坦主编：《剑桥欧洲经济史》，第 1 卷，第 522 页。

^③ 马克垚：《英国封建社会研究》，第 209 页。

^④ Christopher Dyer. *Lords and Peasants in a Changing Society*, p.110.

护。

13世纪,英国人口激增。虽然大面积的垦殖仍在继续,可是全国大部分地区都存在土地紧缺的现象。被个人私利所驱,有些佃农在生前便出售了原本由儿子继承的地产。大批农民不是靠继承,而是靠购买获取地产,购买成为获得土地的一种普遍方式。这时,传统意义上的家族地产已经脱离硬性规定的束缚,让位于私人财产权的自由发挥。13世纪的下半叶,格拉斯顿伯里(Glastonbury)地产上多于1/3的承租人是通过各种公开或秘密购买的方式获得田产的,也有的是与法定继承人商量之后买下产权。^①

这个时代的英国,很少有以地产作抵押借取高利贷的情况发生,所以既然是农民之间的交易,不介入强权的力量,这些交易以及地产的兼并就完全是在自愿、平等的原则下完成的。在这里,我们需要强调的是,这些村民可以自愿交易的一个大前提就是拥有被社会所承认的土地财产的自由处置权。如果得不到事实上的地产处置权,自由交易便会受到限制;反之,如果不能自由交易,便无从充分体现英国农民自由处置其私人财产的观念。

(2) 订立遗嘱

私人财产的自由处置权不仅表现在私人财产转让的充分自由,还体现在财产所有者享有通过遗嘱来分配自己财产的权利。

一般而言,遗嘱订立是对私人财产权的承认,即由个人自主决定其财产去向。但是,封建制度下的中世纪,订立遗嘱要遵守封建原则,要全面考虑封建领主、封建教会以及封建意义上的家族。尽管如此,对于仅存的一点可以自由处理的财产,英国农民还是要通过遗嘱的形式很慎重地加以处置,以体现其对财产的所有权。这也是可以对私有财产行使的最后一项权利。

农奴死后,惯例地产要交还领主,再由法定继承人领取。除此之外的个人财物和牲畜,根据习惯法作这样的处理:最好的一头牲畜要作为继承税(Heriot)被领主牵走,次好的作为死手捐(Mortuary)交给教会。还有一些耕作和持家需要的工具及设备要留给继承者使用。最后剩余的财物和牲畜平分为三份,一份留给遗孀,一份分给无继承权的孩子,还有一份由死者自己处理。^②

^① M·M·波斯坦主编:《剑桥欧洲经济史》,第1卷,郎立华等译,经济社会出版社,2002年版,第483页。

^② George Caspar Homans, *English Villagers of the Thirteenth Century*, pp.133-134.

指定或控制死亡后财产处分权利是私人财产所有权本身一种必然的或自然的结果。^①但非自由人是否有权订立遗嘱，是一个长期有争议的问题。农奴的个人财产中，他所能够做出安排的遗赠并不多，几乎不需要用笔记录下来，只是一种非书面的，即口头的遗嘱，有两个证人在场即可。然而，无论这种遗嘱多么简单，人们都忘记或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他们正在作出处分的财产，按照严格的法理并不是属于他们的。伯顿修道院（Prior of Burton）院长告诉他的农奴们，说他们除了自己的肚子，一无所有。承认农民有权遗赠财产，就等于领主放弃了对这些财产的一切权利。^②

古代的所有社会中，法学上是不准许或是根本没有考虑过“遗嘱权”，只有在法律发展的后来阶段，才准许在一定限制之下使财产所有者的意志胜过了其血亲的因素。^③尽管农民按照自己的意愿将个人财产赠与他人的权利从法学角度讲是行不通的，但把财产从家族中转出来，根据“遗嘱人”的意见分成几部分赠与他人这种做法在中世纪的后半期还是发生并蔓延开来。

即使财产的遗传可以由“遗嘱”来规定，遗嘱订立者仍然没有绝对自由的遗产处分权。首先，遗嘱中涉及的财产一般是惯例地产之外的不动产以及交纳遗产税和死手绢之后的动产（其实已经所剩无几）。其次，遗嘱权的行使不能干预遗孀获得合理份额的寡妇产，同样不能侵犯法定继承人取得固定份地的权利。最后，指定的遗产继承者一般不会超越家族范围之外，除非内部没有合适的人选或者无人可遗传。

英格兰普通法规定，没有丈夫的同意，妻子不能立遗嘱。但是，法律规定是一回事，在实际生活中，一些妻子也可以立遗嘱。教会法关于此问题有明确的规定，任何人都有立遗嘱的权利。这便和大多数世俗法的规定相冲突。后经过教会的努力，妇女的法律权利在1200—1400年间迅速扩大，多数妻子都有立遗嘱的权利，并能被成功地执行；在1347年的一个小村庄里，人们发现了20份妇女的遗嘱，第二年发现了37份。^④

（二）财产继承理念

1、形成

^① [英]梅因：《古代法》，沈景一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00页。

^② [英]亨利·斯坦利·贝内特：《英国庄园生活》，第221-222页。

^③ [英]梅因：《古代法》，第101页。

^④ Michael M. Sheehan ed., *Marriage, Family and Law in Medieval Europe*,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96, pp.28-29, 转引自谢经虎：《教会法所反映的中世纪西方女性法律权利状况》，《牡丹江教育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

盎格鲁-撒克逊时代的英格兰人特别强调家族的群体力量，他们一般采取诸子继承的财产继承制度。但同时，他们的个人主义色彩也很浓，到了盎格鲁-撒克逊时代晚期，他们完全可以通过订立遗嘱的方式把财产分给任何子女、遗孀或教会组织。如果未订遗嘱，便在诸子中平均分配。家族观念和个人主义在矛盾中共存了很长一个历史时期。诺曼征服之后，限嗣继承作为封建领主制的有力保障开始走上了历史舞台，并逐步得到发展与完善。至此，英国农民的家族意识日渐淡薄，个人主义的倾向日益明显。

家族地产是维系一个家族整体性的物质基础。但是，限嗣继承制的普遍实施已经完全打破了这种整体性。因为，在这种制度下，除了获得继承权的那个儿子以外，其他儿子都与家族地产脱离了直接关系。他们或者外出另寻生路，或者以客居的身份留在原地产上，但不能组建家庭。在他们的观念中，没有赖以养家糊口的土地作基础，便没有结婚的资格。而且结婚完全是儿子们个人的事情，其家族没有义务为其提供物质条件。可见土地对一个农民的实际意义，但这也更加突显出中世纪英国农民在财产问题上的独立自主观念。

依照封建惯例，家族地产具有不可分割性。^①也就是说，从领主处领有的地产（包括自由地产和不自由地产），即家族地产，是要代代相传的，不可随意分割继承，只能传给按照惯例享有继承权的子嗣。在村民们看来，“一个家族的地产，不因转让而减少，也不因获取而增加。从一代到下一代，地产的面积不应该发生变化。”^②这是英格兰农民的传统观念。这一观念确保了地产在一定历史时期内的完整性。但对于份地之外开垦的荒地，以及通过其他方式获得的土地，经领主许可，父亲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分配，即对家族地产以外获得的额外地产不加以限制，因此并不妨碍私人财产权的发展。

2、对土地继承的矛盾态度

中世纪的英国，土地对于农民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自由农同农奴女子结婚是因为她们拥有的土地；非自由佃农的社会地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的地产。英格兰是个崇尚自由的民族，对英国社会上为数众多的农奴而言，获得充分的个人自由权绝对是令人神往的。而且，用金钱赎买自由在当时已经成为可能：其一，这种做法是习惯法所允许的；其二，持有较多地产的农奴已经具备这个经济实力。但是，在 14 世纪 40 年代的

^① George Caspar Homans, *English Villagers of the Thirteenth Century*, p.132.

^② George Caspar Homans, *English villagers of the thirteenth century*, p.132.

温切斯特 (Winchester) 庄园, 获得解放的自由佃农仅占有所有承租人的 2%。^①这是由于在村民看来, 与用同等的金钱购买到的额外土地相比, 赎买自由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村民对土地的重视由此可见一斑。

从理论上说, 庄园上的地产属于领主, 农奴死后应归还, 领主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重新分配。但是, 只是在极少数情况下, 领主才会将原来的佃户赶走, 让另一个佃户接手份地。一般说来, 领主会让原来家庭的法定继承人继续占有份地, 并在庄园法庭上正式授予。因此, 地产的继承者通常不会被剥夺继承权, 只可能是他们自愿放弃。

虽然土地对他们而言那么重要, 儿子中的法定继承人亦有不可剥夺的继承权, 可是, 中世纪英国农民的地产继承意识并没有我们想象中那样强烈。当时为数不少的佃农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把地产留给家族外的其他人, 而非子女。数据显示: “1377—1499 年间, 温特斯顿 (Whitstones) 只有 45% 的地产在家族内部得到继承, 而大多数都被其他的领主或佃农领去。1349 年前, 伍斯特主教修道院 (Worcester Cathedral Priory) 的各庄园上, 家族内部的地产转让占到转让总数的 32%。”^②可以肯定的是, 这种现象不是父辈一手造成的, 子女的观念也是决定性的因素。肯普西的沃尔特·拉什梅勒 (Walter Rushemere) 在二十多岁时得到地产, 40 多岁时将地产扩大, 在他 50 多岁时开始缩减。他的三个儿子或者不幸早逝, 或者离开了家, 没有一个儿子继承他的地产, 其地产最终被一个叫珀西瓦尔·罗林斯 (Perceval Rawlins) 的人领去。除此之外, 肯普西领地上也有类似的例子。托马斯·佩斯哈姆 (Thomas Pensham) 也是在二十多岁时获得地产, 四十岁左右扩充, 五十多岁缩减。同样地, 没有儿子继承其地产。^③这些佃农不得不在晚年缩小地产的规模, 是因为儿子们一个个离开家族地产, 越出家族的圈子去创造自己的一片新天地。

以上均为中古后期的例证。受当时普遍发展的商品经济的影响, 农民们不愿被禁锢在土地上, 似乎是合情合理的。可是, 追溯到两百年前的中古前期, 远离家族、外出谋生的同样不乏其人。13 世纪的一个农奴, 曾经向来访者这样叙述了他的 4 个儿子、2 个女儿离开或即将离开庄园后的去向: “大儿子约翰是个木匠, 已经结婚, 成婚后将住在未婚妻所在地索斯沃克 (Southwark); 二儿子约翰是个屠夫, 住在布莱欣里 (Bletchingly);

^① M·M·波斯坦主编:《剑桥欧洲经济史》第 1 卷, 第 525 页。

^② Christopher Dyer, *Lords and Peasants in a Changing Society*, pp.305.

^③ Christopher Dyer, *Lords and Peasants in a Changing Society*, pp.306-307.

三儿子叫威廉，出走后杳无音信，不知道现在住在哪里；四儿子理查德贩卖木材，住在赫德哈（Hedenhall）的汉顿（Handon）。女儿琼嫁给了 G·泰勒（G.Thaler），住在克莱登（Claydon），另一个女儿埃玛嫁给了 R·哈尔考特（R.Halcoulter），也住在布莱欣里。”^①

如上所言，英国中古的农民一方面将土地视为生存之本，想方设法获取地产；另一方面，却有大量的农民子女，放弃了唾手可得的家族地产，外出寻求更好的机会。对农民而言，土地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只要有机会，英国的农民不会死守着那份地产过活。

表一：萨福克郡（Suffolk）雷德格雷夫（Redgrave）庄园地产持有者生前转让情况^②

年代	垂直（父——子）		平行（兄弟姐妹）		其他家庭	
	数量（户）	%	数量（户）	%	数量（户）	%
1295~1299	14	22.2	30	47.6	19	30.2
1300~1304	10	19.2	16	30.8	26	50.0
1305~1309	7	20.5	5	14.7	22	64.8
1310~1314	3	3.9	34	44.2	40	51.9
1315~1319	1	1.1	49	53.8	41	45.1
1295~1319	35	11.0	134	42.3	148	46.7

对于地产的传承，英国农民的态度异常冷淡，他们没有将一份家业子子孙孙传递下去的观念。由于嗣来继承父辈的遗产，只是古代社会的惯例使然。不单单是子女有时会拒绝父母的好意，父母也常常违背习惯法的规定，在生前即把地产转让或转卖出去，以获取现得利益。到中世纪后期，由各地习惯法而生成的英国普通法作出明确规定，子女对父母财产没有与生俱来的继承权。诺曼征服后确立的英国封建继承制度宣告破产。

3、继承双方的契约关系

继承本身是家族观念的一种体现。但是，得到继承的儿子与其父辈之间并不仅仅局限于家族关系，另一种关系，即契约关系，是双方另一重要的关系，也正是由于这个关系的存在，中古英国的继承制度才得以持续存在近千年。这种契约关系是以个人而非家族为单位，是继承者与被继承者之间达成的协议。

^① [英]亨利·斯坦利·贝内特：《英国庄园生活》，第 279 页。

^② R·史密斯主编：《土地、亲属关系和生命周期》，剑桥大学出版社，1985 年，第 185 页，转引自徐浩：《论中世纪晚期英国农村生产要素市场》，《历史研究》，1994 年第 3 期。

1281年黑尔斯(Hales)的一项儿子与其母亲达成的协议可以说明问题。根据协议,托马斯·勃德(Thomas Bird)的长子托马斯继承了其寡妻阿格尼丝(Agnes)在村里和其他地方持有的全部土地,条件是只要母亲还活着,托马斯就应按协议中规定的条件赡养她。为了体现协议的细致入微及其遵循的契约精神,本文有必要将资料中涉及的具体内容全部引用:“在米迦勒节(Michael' Day)的第二天,她从托马斯那里得到1夸脱(Quart)小麦、1夸脱燕麦和1蒲式耳(Bushel)豌豆。在万圣节(All Saints' Day)这一天,得到5车海煤。在圣诞节前八天,得到1夸脱小麦、1夸脱燕麦和1蒲式耳豌豆。在耶稣受难节这一天,得到1夸脱小麦和1夸脱燕麦。在圣灵降临节这一天,得到5先令的现金。在施洗约翰节这一天,得到半夸脱小麦和1夸脱燕麦。托马斯还要自己出钱为她建一间合适的房子,按墙内计算,房子长30英尺,宽14英尺,还要装上三扇崭新的门和两扇窗。只要阿格尼丝还在世,托马斯就要忠实地履行上述协议。如果届时托马斯手中还没有现成的粮食,就必须按照市场上上等谷物——种子除外——所能卖出的价钱向她支付价值相当的现金。如果托马斯在协议期间有违约行为,他就得向修女院的施舍员支付半马克,而阿格尼丝凭借两个合法证人的证词,必要时可以向修道院院长和修女院提起上诉。如果情况属实,阿格尼丝可以立即收回土地,并不受协议的约束而自行对土地作出处理”。^①让人震惊的不仅仅是协议的内容,“为了保证协议永久有效,不被遗忘,要按照当时双方的意愿,将协议内容记入修道院的地租册中,并在全体法庭上逐字逐句地宣读”。^②这样一来,协议的效力也得到了有力的保障。类似的例子并不罕见,签订这种协议的现象在当时也是十分普遍的。

与此同时,继承家族地产的子女在接手父辈的地产时还要明确自己与领主的权利义务关系。为了能查询案卷,以便确认他所提出的权利要求是对还是错,农奴总是情愿缴纳一笔钱款。当农奴来到法庭之上接手或让渡一块土地的时候,在法庭上不仅有交换“权杖”的仪式,而且书吏会将这些事实记入案卷,农奴往往还向法庭要求得到一份记录的副本,以免出现任何疑问。^③一般说来,领主会让原来的家庭继续占有份地,并在庄园法庭上正式授地。只有当他们亲眼目睹书吏将整个交易过程都记入庄园法庭案卷之后,那

^① [英]亨利·斯坦利·贝内特:《英国庄园生活》,第225页。

^② [英]亨利·斯坦利·贝内特:《英国庄园生活》,第226页。

^③ [英]亨利·斯坦利·贝内特:《英国庄园生活》,第195页。

时，而且只有在那时，他们的心才会踏实下来；因为日后如果他们的权利遭到反对，他们就可以据此提出上诉，他们也的确是这么做的。^①

英国农民的个人主义意识古即有之，如果继承制度中的契约关系不明确，仅凭借家族权利或义务以及封建主的强制性规定，英国的土地继承制度不会存在近千年，中世纪英国农村的土地状况也将是另一番景象。

4、妇女的财产继承权

在探讨英格兰人的财产观时，我们注意到，他们并不排斥女性继承包括土地在内的财产。英格兰多数地区的妇女都可以得到继承，或者在结婚时以嫁妆的形式收到一部分地产。“妇女和女性的后嗣也可以继承这种财产，显然是根据这样一个原则，即它们是不包括在宗亲的神圣界限之内的”。^②虽然儿子享有优先继承权，只有家中无男性子嗣时，女儿才被列为继承对象。可是，受惠于这种观念，在封建的财产关系中，妻子不必完全依附于丈夫。

在中世纪的西欧社会，新郎在结婚当天要当众赠送新娘一笔财产（一般是地产的1/3），留作妻子守寡时享用，即寡妇产。这是妇女财产继承权的一个重要方面。经过几个世纪的演变与完善，“寡妇产”成为全西欧的“习惯法”。^③即使结婚时没有指定，妇女守寡后仍然可以要求适当的寡妇产。因为“寡妇产”早已被列入惯例簿中，并最终得到英国普通法的保护。14世纪中叶以后，在财产继承方面出现了新办法，许多丈夫愿意在生前指定妻子的地产继承权，为其遗孀的晚年作出更理想的安排。

农奴死后，有一部分地产是在惯例地产之外积累的。无论儿子或者女儿，都可以分到这部分地产。1415年，约翰·帕特里克（John Patrik）死后，其继承人理查德获得积累地产中的一份，遗孀得到另一份，第三份分给了已经结婚的女儿。^④

教会在妇女继承问题上的影响不容忽视。教会法考虑子女有无继承权的标准只有一个，子女父母的婚姻是否为合法、有效的婚姻，子女的性别无关紧要。教会法规定，只要是合法家庭所生育的子女，都有平等继承财产的权利。

^① [英]亨利·斯坦利·贝内特：《英国庄园生活》，第224页。

^② [英]梅因：《古代法》，第113页。

^③ [英]梅因：《古代法》，第128页。

^④ R.H.Hilton, *The English Peasantry in the Later Middle Ages*, Clarendon Press, 1975, p.41.

不管是作为父亲的女儿还是丈夫的遗孀，英国的妇女都享有一定的财产继承权，虽然难以达到充分的男女平等，可是在中古社会的乡村，这已经体现了村民在财产继承观念上的独特之处。

二、中古英国农民的商业观

13世纪，英国农民已经作为小商品生产者而存在，他们不但生产自己赖以生存的物资，而且为市场生产商品、提供劳动力。他们虽然不具备近代商品经济之资金积累、扩大再生产等商业理念，却也为封闭、保守的古代社会注入一股强大的商业活力。按中古社会的传统，商业活动被认为有损于封建主贵族的尊严，下层平民成为商业交易理所当然的承担者，而农民则是其主体。

英国农民单一的产业结构很大程度上影响甚至决定着他们特有的商业观。一方面，他们的农作物品种单一，几乎所有农户都会种植用于做面包、酿酒及出售的谷物，而种植桑麻等作物的农户却少之又少；另一方面，中古后期农民对养羊业的偏爱使他们忽略了其他牲畜和家禽的重要性。这样一来，他们便需要以商品交换的方式，出售谷物、羊毛，购买布匹（或成衣）、各种肉类及其他生活用品。

再者，13世纪，占农村人口近半数的小土地持有者仅靠耕地无法维生，他们便积极地参与到劳动力市场中，形成一个活跃的工资劳动者阶层。他们乐此不疲地从事着这个职业，甚至超出了古代传统农民的范畴，这个群体为商品经济注入活力的同时也诠释了其自身的市场观、商业观。

13世纪开始，英国所有农民都在商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扩张中受惠，把农产品、牲畜和劳动力变卖为货币，再拿到市场上去消费。他们通过改变农业经营方式、消费方式、劳动方式等等来迎合市场的需求，达到与商业接轨的目的。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英国农民展现出他们浓厚的商业意识。

（一）商品交换意识

12世纪，英国农民与市场有了直接的接触，但此时，他们的农产品仅有一小部分流入市场，商品交换并不普遍。到13世纪中叶，英国的封建经济进入盛期，英国农民与城镇及乡间的市场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为了适应农民们的商品交换需求，当然，最主要的是受自身利益所趋，各地领主纷纷设立市场。在中古英国，林立于乡间、城镇的数以千计的市场构成了一张农产品市场

的网络，尽管市场规模都不算大，却很稳定，它们或密或疏地分布在整个农村地区。一个农民，不管他在什么地方，即便来自边远乡村，都可以当天赶到城镇的市场，晚上回家。^①

随处可见的市场为农产品的出售和农民的消费提供了一个平台，可也正是农民积极的商业活动确保了这个平台的发展与繁荣。活跃在城镇与乡村之间的谷物商贩和羊毛商人拉近了城镇市场与乡村之间的联系，而这些商人很有可能就出自农民阶层。^②据侯建新教授估算，十三至十四世纪英国中等农户的商品率（一年总收入中进入市场部分所占的比率）大致为 53%，到十五至十六世纪不会低于 80%。^③劳役地租向货币地租的转变确实推动了农畜产品的市场化倾向，可是，“一个普通农民除为交货币租而销售产品外，还有大约相当于货币组价值四倍的农产品在市场上出售。”^④因此，农民商品率的不断上升完全是由他们个人主动参与市场交换所致。这些居于中古英国社会主体地位的农民正是中世纪英国商品经济发展、货币地租流行、私人财产体系确立的推动者，也是最根本的力量所在。

1、商品出售意识

13 世纪，英国农民已经出现了一定的市场倾向，因为他们必须出卖产品，换取现金来缴纳租税以及购买家庭产业中缺乏的消费品。他们出卖的品种不仅包括农家自己出产的谷物、羊毛、奶制品，副产品秸秆、粪便，还有“从公地上收集来的豆子、蕨、灯心草及芦苇，甚至连公地上放牧的权利都进行交易”。有的村民还“经常加工酒、面包和蜡烛，来获取额外收入”。^⑤虽然这些产品并非全部拿到集市、市场上去出售，也许只是邻里之间的一种交换行为，却也是商品经济的简单市场形式，况且他们的交换意识已经非常明显。

英国农民根据实际情况，在农作物的种植上尽量配合市场的需求，在满足自身消费的前提下，不断调整农作物种植结构。格拉斯分别对克劳利村的一个维兰和一个小土地持有者 1257-1258 年的现金收支进行了估算。从表三中我们获知，小土地持有者的现金收入（19 先令 4 便士）中无小麦收入。此小农只是种植了赖以糊口的大麦和燕麦，却没

^① E.A.Kosminsky, *Studies in the Agrarian History of England in the Thirteenth Century*, p.323.

^② E.A.Kosminsky, *Studies in the Agrarian History of England in the Thirteenth Century*, p.323.

^③ 侯建新：《中世纪英国农民个人力量的增长与自然经济的解体》，载《历史研究》，1987 年第 3 期。

^④ 侯建新：《中世纪英国农民个人力量的增长与自然经济的解体》。

^⑤ Grenville Astill & Annie Grant, *The Countryside of Medieval England*, Basil Blackwell, 1988, p.32.

有种植市场需求的小麦。事实上，这种情况在当时的英国农村很常见。因为他们必须首先为自己和家畜留足口粮，才可以将剩余的部分投入市场换取货币。而当时的农业生产水平非常低下，投入与产出的比率仅为 1: 3、1: 4，小土地者产出的粮食仅可维生而已。

而大、中农却都在尽可能多地为市场生产小麦，维兰（Villein，即 1 维尔格特土地持有农）的总收入（61 先令 4 便士）中小麦（36 先令）占到一多半，如表二所示。只要是适宜种植小麦的地区，农民，尤其是大、中农，小麦都作为重要的作物被种植，“王室动产税款的确定人总是在农民家族中发现小麦”。^①“在汉普顿区（Hampton）哈顿庄园（Hatton）上，佃户沃尔特·谢伊尔（Walter Shayl）地产上 57% 是大麦、燕麦和豌豆”，^②

表二：1257~58 年克劳利村一个中等农户的收支表^③

收 入	小麦 $4\frac{1}{2}$ 夸脱，每夸脱 8 先令	36 先令
	耕马 1 匹	6 先令
	阉羊 4 只，每只 8 便士	2 先令 8 便士
	大羊 10 只的羊毛，平均每只 $3\frac{8}{10}$ 便士	3 先令 2 便士
	羊羔 4 只的羊毛，每只 1 便士	4 便士
	小牛 1 头	1 先令 2 便士
	猪 4 头，每头 3 先令	12 先令
	共计	61 先令 4 便士
支 出	地租	5 先令
	牧草费	7 便士
	牧场费	2 便士
	共计	5 先令 9 便士
结 余		55 先令 7 便士

^① M·M·波斯坦主编：《剑桥欧洲经济史》，第 1 卷，第 513 页。

^② Christopher Dyer, *Lords and Peasants in a Changing Society*, p.320.

^③ Gras, Norman Scott Brien,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an English Village*, p.71.

表三：1257~58 年克劳利村一个小农户的收支表^①

收 入	小麦 $4\frac{1}{2}$ 夸脱, 每夸脱 8 先令	36 先令
	耕马 1 匹	6 先令
	阉羊 4 只, 每只 8 便士	2 先令 8 便士
	大羊 10 只的羊毛, 平均每只 $3\frac{8}{10}$ 便士	3 先令 2 便士
	羊羔 4 只的羊毛, 每只 1 便士	4 便士
	小牛 1 头	1 先令 2 便士
	猪 4 头, 每头 3 先令	12 先令
	共计	61 先令 4 便士
支 出	地租	5 先令
	牧草费	7 便士
	牧场费	2 便士
	共计	5 先令 9 便士
结 余		55 先令 7 便士

其余的 40%多很可能均为准备出售的小麦。另有一农户,“14 亩春季作物中只有 2 亩黑麦, 其余 12 亩均为小麦。”^②

中世纪后期, 由于英国人对肉类的普遍需求以及愈加广阔的羊毛市场, 人们对草场的兴趣日益浓厚。可有些地区的大农户却扩充耕地, 更加专注于谷物的种植,“投资建造了许多更大的谷仓”。^③此种情况下, 这些农民显然是在为市场生产, 建造储粮的谷仓则表明他们准备在市场竞争中打拼一番, 而非收获完毕即出售。他们就是在农村土地运动中一心想靠农耕致富的一批人, 也是 15、16 世纪乡绅、约曼 (Yeoman) 的储备力量。另外还有一批农民, 更多的地产对他们而言似乎没有很大的吸引力, 而是更喜欢“工资劳动者”这份职业。关于这批人, 将在下文中作专门论述。

中世纪的西欧一般都禁止谷物出口。^④但是, 在一部分农民全力发展畜牧业的中世纪晚期, 英国却有大批粮食用于出口。海峡对岸的根特 (Ghent) 和布鲁日 (Brugge) 等城

^① Gras, Norman Scott Brien,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an English Village*, p.72.

^② R. H. Hilton, *The English Peasantry in the Later Middle Ages*, p.42.

^③ Grenville Astill & Annie Grant, *The Countryside of Medieval England*, p.227.

^④ [德]威廉·罗雪尔:《历史方法的国民经济学讲义大纲》, 朱绍文译, 商务印书馆, 1997 年版, 第 74 页。

市人口几乎完全依靠英国出口的小麦过活。^①而在当时，英国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善，这些出口的小麦是农民自觉的市场意识之产物。

中世纪晚期，英国畜牧业市场的发展推动了家畜的养殖。大批农民放弃庄园上的田产或田产的继承权，开始向杂草存生的林地迁移，因为那里是天然的优良牧场，而在故有的村庄，麦茶是唯一残留的放牧资源。英格兰中部作为巨大的牛羊生产基地，这里的农民用改革田制的方式获得了更多的牧场。^②

农民喂养牲畜的数量与土地多少无关。如表二、三所示，克劳利村的维兰与小土地持有者在市场上出售的牲畜几乎没什么差别，只是小农缺少用于犁地的马。那些贫苦的小农“为市场生产了大量的羊毛、奶制品及肉类”。^③“根据现存的 1225 年的一组数据所示，在威尔特郡（Wilt）一个修道院所属的地产中，有一半以上的佃户都拥有羊群，其中一个大村庄中平均每个佃户约有 20 只羊，另一个村庄的 10 户农奴虽然都是小土地持有农，却在公共牧场上平均每户放牧着 50 只羊。”^④甚至一些不再耕种土地的老人也喂养一些牲畜，“少到 1 头牛，像克里夫的理查德·里维（Rechard Reve），多至各种牲畜，如猪、马及 30 只羊。”^⑤

英国羊毛的质量格外好，从 12 世纪开始，甚至欧洲大陆都对其有很强需求。因此，英国的羊毛不论在国内还是国际贸易中都是极为重要的商品。领主和农民都积极地配合羊毛市场的需求。但总的来看，比起领主的庄园，农民喂养的羊更多。E·金（E.King）告诉我们，在 1275 年格拉斯顿（Gladstone）寺院的一个庄园里，领主饲养 570 只，他的佃户们却饲养 3765 只，是领主的 5—6 倍。^⑥尤其是到 14 世纪早期，羊毛价格上升，刺激了农民的养羊热情：他们转变了养羊的方式，产出几茬羊毛之后再宰杀，而不是很早就以肉的形式卖掉。^⑦

英国农民在畜牧业上的市场倾向非常明显。对于肉质更加鲜嫩的幼年牲畜，他们一般都要以肉的形式到市场上出售，而已经产过若干茬羊毛的羊或者长久用于农业生产的

^① [英]A·L·莫尔顿：《人民的英国史》，谢琏造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8 年版，第 64 页。

^② Rosamond Faith, *The English Peasantry and the Growth of Lordship*, Leic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7, p.146.

^③ Christopher Dyer, *Lords and Peasants in a Changing Society*, pp.327-329.

^④ 侯建新：《现代化第一基石》，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 年版，第 62 页。

^⑤ Christopher Dyer, *Lords and Peasants in a Changing Society*, p.324.

^⑥ E.King, *England 1175-1425*, London, 1979, p.72. 转引自侯建新：《现代化第一基石》，第 62 页。

^⑦ Grenville Astill & Annie Grant, *The Countryside of Medieval England*, p.151.

牛、马之类的老、弱牲畜，他们才会留着自己食用，因为卖不上好价钱。但也有养膘之后卖出的情况。中古一位农学家曾建议：“每年要从每个养牛场把老牛和牙齿脱落的牛、不孕的牛以及发育不良的役畜都挑出来”，先在优质的牧场上喂养，然后再出售到市场。^①为了让猪长膘，以卖个好价钱，要喂掉 2 到 4 蒲式耳的粮食。而那些不销往市场的猪一般不这样奢侈地喂养，而在瘦骨嶙峋的时候就被宰杀了。^②

2、消费观

中古英国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不仅在于农民积极的商品生产及交换活动，也与以农民为主体的农村消费者的消费需求，或者说消费观念息息相关。

由于领主无法说服农民打破惯例的限制，自 13 世纪实行货币地租以来的三、四百年，土地租金几乎没什么变动。这种地租形式确实促进了货币经济的繁荣，但它本身却徒具货币经济之外表，仅作为一个媒介而存在。其作用是使得钱币从农民手中转到领主手中，其间不受外部商业背景的影响，只有领主将这些钱币投向市场时，才真正感受到货币与市场的联系。农民的土地产值在成倍地增加，而一个佃户的地租却可以“长达 200 年或 250 年保持不变。”^③这样，地租在土地产值中所占的比例，由劳役地租时的 1/3，缩减到 1/5，1/6 甚至 1/8。^④因此可推断，农民手中越来越多地剩余货币可以投入商品交换领域，用于衣服及生活、生产用品的市场消费。他们不仅是中世纪英国市场上重要的商品出售者，同样也是主要的消费者。

13 世纪之前，市场不够发达，英国农民对市场的依赖性不是很强，他们可以在庄园内部解决穿衣问题。自 13 世纪以来，他们身上的衣服就主要依赖市场交换了。“罗杰斯估算，每户穿衣支出 17 先令，相当于口粮消费价值（32 先令）的一半有余。”^⑤蒂托估算的也大约是口粮价值的二分之一。^⑥因为古代英国农民很少种植桑麻，也不存在纺织行业的独立生产，所以经济史家的估算基本上是合理的。

中世纪中期以后，农村手工业者作为独立的社会阶层出现在英国的各个村庄，其生产的手工业品广泛地在市场销售，逐步实现着手工业品的商业化。而促发这一进程的重

^① [英]伊·拉蒙德、W·坎宁安编：《亨莱的田庄管理》，第 83 页。

^② [英]亨利·斯坦利·贝内特：《英国庄园生活》，第 72 页。

^③ R.H.Tomy, *The Agrarian Problem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p.120.

^④ R.H.Tomy, *The Agrarian Problem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p.120.

^⑤ E.A.Kosminsky, *Studies in the Agrarian History of England in the Thirteenth Century*, p.230.

^⑥ J.Z.Titow, *English Rural Society, 1200-1350*, Barnes & Noble, 1969, p.81.

要动因就是广大农民消费观念的转变。“普通农户用于购买消费品的支出，约占全年现金收入的 22%，购买厨房器皿、各种用具、蜡烛、衣服、鞋子、盐等。”^①“流行的看法认为农民只购买铁器、农具和盐，而依赖他们的妻子制造他们所需要的其他东西……这种看法不再站得住了”。^②家庭自给的手工业生产逐渐减少，他们越来越依赖专业手工业工匠所提供的商品。

农民消费观念的另一种体现是对商业性服务的需求。建造房屋离不开木匠、石匠、泥瓦匠的劳务，缝制衣服有时也交给专门的裁缝去做。消费观念的转变使农民们愿意花钱去享用他人的商业服务。

（二）向非农转变的观念

到 14 世纪中叶，英国的人口达到顶峰，封建时代的市场经济也达到前所未有的繁荣，更多依附于庄园地产上的农民加入手工业者和工资劳动者的行列。

按当时的生产力水平，经济史家估计，只有地产在 10 英亩以上方可解决温饱问题。可是根据表四所提供的英格兰东南部埃塞克斯郡（Essex）的数据得知，除去无记录可查的情况，持有 0~5 英亩地产的小佃户就达到 37.5%，可以单靠农业来维生的佃户不足 1/4，其余 3/4 的家庭需要经营畜牧业或者从事其他副业。

如果说是黑死病前的人口压力才促成这种局面，那么同样是埃塞克斯，表五中的数据则是黑死病后，人口减少为原来的三分之二时的情况：中、大土地占有者已经达到三分之一，而小土地持有者仍然保持在 33.5%，没有明显变化。L·R·普斯（L.R.Poos）也得出这样的结论，14 世纪前半期有一半多的村民是工资劳动者或手工业者，黑死病后达到 3/4，即农村中农民仅占 1/4，工匠和零售商占 1/4，工资劳动者占 1/2。^③中世纪晚期，土地状况不再紧张，可这些手工业者对土地的需求一如既往，仍然是中、小土地持有者，因为他们的追求并不在此，而在更广阔的手工业商品市场中。

^① H.Kitsikopoulos, *Standards of Living and Capital Formation in Pre-plague England: A Peasant Budget Model*,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000, 2, pp.237-261, 转引自徐浩:《浅析西欧中世纪工业组织的变化》, 载人大复印资料《世界史》, 2005 年第 11 期。

^② [意]卡洛·M·奇波拉主编:《欧洲经济史》第一卷, 徐璇译, 商务印书馆, 1988 年版, 第 181 页。

^③ L.R.Poos Lawrence, *A Rural Society after the Black Death: Essex, 1350-1525*, pp.18, 23.

表四：黑死病前（1288~1340）埃塞克斯郡7个庄园佃户地产持有情况^①

	马 彻 尔	斯特宾	伯利	米德尔顿	伊斯尔特	沃尔萨姆	玛格雷特	
	Matching	Stebbing	Borley	Middleton	HighEaster	GreatWaltham	Margaretting	
年份	1288	1294	1308	1309	1328	1328	1340	总计
无地者	0 (户)	4	2	2	23	26	10	67
未确定	2	12	2	4	13	27	7	67
0~5(英亩)	20	21	13	17	47	122	22	262
5~10	2	6	15	6	30	45	7	111
10~15	4	8	1	3	37	27	3	83
15~20	0	0	5	0	11	11	1	28
20~25	1	1	2	1	4	4	1	14
25~30	0	0	0	1	3	7	1	12
30~35	0	0	0	1	1	3	0	5
35~40	1	0	1	1	1	5	0	9
40 以上	0	2	1	1	2	7	0	14
总计	30	54	42	38	172	284	52	672

1、农民与农村手工业者

中世纪早期，商业落后，农村剩余产品缺乏，个体农户和庄园共同体处于自给自足的状态，在手工业领域也不例外。各王室、修道院和世俗封建主都在自己的领地上建立庄园工场，由依附农生产手工业品以满足本庄园需求。个体农户也是为了交纳实物地租并满足家庭消费而生产。当时，尚未出现专门的具有商业意义的农村手工业者。时至12世纪，随着城市和商业的再度兴起，很大程度上以自给自足为主的庄园工场和家庭作坊“都没有了，人们也就让它们这样消失下去”。^②一方面是因为农民的商业交换意识觉醒，多数手工业品完全可以通过商业交换的方式获得；另一方面在于以往依附于庄园工场的

^① L.R.Poos Lawrence, *A Rural Society after the Black Death: Essex, 1350-1525*,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16.

^② [比]亨利·皮郎：《中世纪欧洲经济社会史》，乐文译，社会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74页。

表五：黑死病后（1383~1444）埃塞克斯郡 5 个庄园佃户地产持有情况^①

	斯特宾 Stebbing	萨克斯特德 Thaxted	格雷特·莱斯 Great Leighs	巴恩斯顿 Barnston	斯特宾 Stebbing	
年份	1383	1393	1400 左右	1435	1444	总计
无地者	6 (户)	6	0	1	10	23
未确定	14	17	18	9	18	76
0~5 (英亩)	29	33	7	10	27	106
5~10	11	9	4	7	14	45
10~15	7	5	3	2	9	26
15~20	2	4	1	1	3	11
20~25	1	4	0	0	1	6
25~30	1	1	2	0	1	6
30~35	1	1	2	0	1	6
35~40	0	0	0	0	0	0
40 以上	1	7	0	0	3	11
总计	73	87	37	32	87	316

工匠独立出来，向庄园以外的顾客出售自己的产品。后一种情况即我们要探讨的农村手工业者，目的是从中揭示英国农民的商业观。

R·H·希尔顿 (R.H.Hilton) 认为，英国资本主义工业最重要的起源在乡村，而不是城镇。^②在早期的纺织业和金属加工业中，水车是相当重要的动力装备。所以这类工业的位置要选在靠近水源的地方，主要就是农村地区。后来人们又将水车用于谷物的加工。加之英国农村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早期的手工业工场便在中世纪后半期的英国乡村发展并壮大起来。

当然，手工业的发展空间主要还是在城镇，但需要农村手工业的辅助，况且英国的乡村也具备这个条件。例如，布匹的成品最终是在城市中完成，可是前期的纺纱和编织等工作往往由乡村的手工业者来承担。一些商人起着关键的纽带作用，他们熟悉广阔的

^① L.R.Poos Lawrence, *A Rural Society after the Black Death: Essex, 1350-1525*, p.18.

^② R. H.Hilton, *The English Peasantry in the Later Middle Ages*, p.205.

市场，便把农村的手工业者组织起来制作半成品，再运到城市制成布匹，远销国内外。因此城市的重要地位在中世纪的英国并不是特别明显。除了伦敦之外，英国城市在商业运行中所起的作用无法与大陆等量齐观。^①

英国乡村工业的突出优势一方面得益于手工业发展的客观需求，另一方面则是乡村居民积极参与的推动作用。在耕种小块地产的同时，这些农民愿意生产手工业半成品或成品，然后与本地及外来的商人合作，进行互惠的商品交易活动。他们并不像我们印象中的中世纪农民那样拼命地聚敛土地，而是寻求其他的生存机遇。

自12世纪起，每个村庄就有一些主要靠手艺谋生的专门的手工业者，他们一般都持有小块土产。“村庄中存在的木匠、铁匠、酿酒者、漂洗工和裁缝等职业姓氏表明，工匠已经构成乡村社会的组成部分，他们的产品在农民中拥有稳定的消费市场”。^②

甚至有些农村手工业者索性放弃地产，或者购买自由、或者逃亡，到城市中寻求更好的发展机会。12世纪开始，商业在整个西欧复苏了，城市成为商人和手工业品的集散地。村民们也隔三差五地到城里赶集，卖掉剩余产品的同时购买一些生活用品。在城市里，这些手工业者无需背负沉重的封建义务，从而大大提升了商品生产的自由度。虽受到行会的管束，却也受益于同行会的统一规范。所以说，城市比农村具备更好的商品生产条件，也拥有更广阔的市场。因此，一些更具商业头脑的工匠们便瞅准了那里的发展机遇，排除各种阻力向城市迁移。

2、农民与雇佣劳动

英国最初的农村雇佣劳动者一般是那些持有小块土地、仅靠土地无法生存的茅屋农，他们必须得招揽一些零活以补贴家用。之后，货币地租日益普及，领主自营地上的劳役被折算为货币的形式。领主若要继续经营其自营地，必须要有雇佣劳动的协助。同时，许多拥有1维尔格特（Virgate，相当于15英亩）以上地产的大农也需要采取这种形式经营地产，这样，雇佣劳动便在农村发展并盛行起来。当然，也正是由于雇佣劳动在乡间唾手可得又简单易行，农民亦可从中挣取部分货币收入，领主和农民才会共同推动劳役地租向货币地租的变革。可见，货币地租和雇佣劳动在英国农村的盛行是二者相互作用

^① E.A.Kosminsky, *Studies in the Agrarian History of England in the Thirteenth Century*, p.322.

^② Christopher Dyer, *Making a Living in the Middle Ages: The People of Britain 850-1520*,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169, 172, 转引自徐浩：《浅析西欧中世纪工业组织的变化》。

的结果。二者又完全取决于中世纪英国农民固有的商业观。

中世纪英国农村的雇佣劳动者主要包括雇工和佣仆，因为以赚取工资为目的，亦称工资劳动者。13世纪以来，靠打工补充生活来源的农民，不仅有茅屋农和1/4份地持有农，还包括半份地和全份地的持有者，其中有自由人，也有农奴。而且工资收入是相当一部分农民部分或主要的生活来源。

雇工在农村劳动力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在农村经济运转中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黑死病后，劳动力紧缺，工资上涨，更多的人从专业的土地耕作者进入到工资劳动者的行列。有人估算，“当时英格兰农民中至少有1/3为工资而劳动”。^①波斯坦(Postan)也认为，在13世纪，乡村就有1/2的人是全职或兼职的工资劳动者。^②在东盎格利亚(East Anglian)地区的农村，50%~70%的男性居民是雇工，^③而且雇工这个职业已不仅仅是茅屋农的专利，中等农户中的富余劳动力也去给别人当雇工，甚至富裕的大农户家在雇佣他人的同时还受雇于人。佣仆多是寄宿于雇主家的未婚的年轻人。年轻人到别人家当佣仆是英国农村的一种习俗。“虽然雇工、普通手工业者以及农夫家庭的孩子是佣仆的主要来源，但约曼、乡绅的孩子也常外出为仆。”据估计，“佣仆在16世纪占15-24岁人口的几乎60%。”^④他们并不认为做佣仆是降低身份的表现，而是一种谋生或赚取额外收入的手段。

当时的雇佣劳动者通过契约来维护自身的权利。虽然外出打工是生计所迫，而且非自由农外出打工时需要向领主交纳为数不多的人头税，但是在雇主面前，他们是享有自主支配权的自由劳动者。尽管不断出台的《雇工法令》对雇工工资进行了种种规范和限制，但他们一直在用自己的方式争取合理的权益。

这些工资劳动者敏锐地利用变化着的劳动力市场需求提出新的工资标准。在简单的市场经济潮流中，习惯法已然不起主要作用。在一个相对保守的时代，英格兰农村雇工的工资在两三个世纪里“增加到两倍至三倍”。^⑤而且在14世纪农作物价格下跌的情况

^① [意]卡洛·M·奇波拉主编：《欧洲经济史》，第147页。

^② M·M·波斯坦主编：《剑桥欧洲经济史》，第1卷，第487页。

^③ R. H. Hilton, *The English Peasantry in the Later Middle Ages*, p.31.

^④ 黄春高：《15、16世纪英国农村工资劳动者的历史考察》，载《北大史学》，2004年1月。

^⑤ [法]P·布瓦松纳：《中世纪欧洲生活和劳动》（五至十五世纪），潘源来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337页。

下雇佣劳动的价格仍在持续上涨，直到 14 世纪末期。这使市场上的雇佣劳动者迎来了最好的年景。1350 年之前，哪些是穷人这个问题很好回答，即受雇佣的小土地持有者和无产者，他们的工资很低。1350 年后，挣取工资的小农仍然不如大农、中农富有，但工作机会多了起来，工资也高了许多。^①财富多少与地产大小之间存在的必然联系被打破了。

除了工资之外，他们对工资的支付方式及工作时间也提出了要求。到 13 世纪，货币经济在英国已经完全居于主导地位，封建义务中的各类名目，如地租、继承金、人头税、什一税 (Tithe) 等都可以或者必须以货币形式交纳，也随着市场交易的频繁化，人们对货币的需求量亦有增无减，劳工们自然要求用货币支付工资。“有的学者指出，当时在庄园中用于雇工工资的货币支出总量常常超过庄仆的报酬”。^②因为雇工大多是在农忙季节被临时雇佣，所以他们倾向于按日计酬，而佣仆则是按月、年计酬，因为佣仆与雇家双方有长期的契约作保障。根据习俗，佣仆经常获得实物酬金。另外，雇工们也不会为了挣得多一点的工资而无限制地工作，而是“一周只工作 5 天”。^③这一方面是由于宗教信仰而养成的习惯，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他们的权利观。契约意识早已渗透于英国农村的各个领域，雇佣劳动中也不例外。与佣仆不同，雇工的工作通常具有临时性，事先不签订协议，但要明确工资数额，并且要求按日付薪。佣仆一般按年雇佣，时间跨度大，对方要签订雇佣合同，标明年终所付报酬等事宜。

雇佣劳动者受雇的对象不仅是领主或富裕的农民，也可能是家境一般而缺少劳动力的农户。1380—1381 年科茨伍德 (Coateswood) 人头税征收登记簿表明，80 个农庄中，大约 1/8 的农户有一个或多个投宿雇工。^④农忙季节，大批临时雇工更是充斥于各个阶层农户的田间地头。只要需要，就可以去雇佣，这与雇主的身份无关。甚至有些身为雇工的农民家中也雇有佣仆或农忙时的临时性农工。受经济条件限制，尽管农民们的雇工数量一般不超过两个，但也反映出他们在劳工观念上的商业特征。

随着货币经济的发展，农民用货币赎买了部分封建义务，最终赎买到人身自由，成为与领主解除依附关系的自由劳动者。人口的流动和迁移容易了，“男人和女人在不停地

^① Christopher Dyer, *Lords and Peasants in a Changing Society*, p.350.

^② Alan Macfarlane, *The origins of English individualism*, Basil Blackwell, 1978, p.149.

^③ [法]P.布瓦松纳：《中世纪欧洲生活和劳动》（五至十五世纪），第 337 页。

^④ R. H.Hilton, *The English Peasantry in the Later Middle Ages*, p.35.

变换工作和到处迁徙中获得更好的收入。在流动人口中，绝大多数是为了寻找更好的生活条件和工作机会”。^①有些家庭人力不足，原因就是子女被外面的雇佣机会吸引，纷纷外出打工。^②雇工受雇的临时性和季节性，决定了雇工必须在领地与领地、一块地产与另一块地产之间流动。在空闲时间，甚至全家都流动到别处寻找雇佣机会：“在 1340 年冬季税务稽查观察方普罗旺斯的山区一个村庄时，发现三分之一的房屋都锁上大门，紧闭窗户——原来居民都跑到山谷地带挣工资去了。”^③

然而，“雇工到市场出卖自己劳动力的距离一般少于 7 英里。”^④他们的流动具有局限性和区域性。况且，雇工基本上都不是完全的工资劳动者，他们需要一块地产及农村副业作基础，并未脱离其农民特性。也有些雇工完全抛下原有地产，过起了“流浪人”的生活，在他们看来，或许城市或其他村庄有更好的机会，这是一批兼具商业性和冒险精神的农民，已经摆脱了农民阶层特有的乡土观，可视为近代产业工人的先驱。

（三）商业活动遵循的理念

1、明确的价值意识

中世纪英国农民对价格的敏感首先表现在他们明确的价值意识。一份 1293 年的财产清单列出了一个死者遗留下的全部动产，即一块垫子、一小块地毯、两张床单、一个铜盘和一个三角架，这些普通的日用品经评估后得出具体价值 33 先令 8 便士。^⑤在为数不多的保存下来的财产清单中，总会标明其价值，而且常常精确到最小计量单位——便士。另据 1380 年前后的塔坦希尔（Tatenhill）账簿的记载，某人的资产共计价值 4 英镑 3 先令 11 便士；“1347 年 3 月一名农奴死后，领主夺走了他的马、两轮马车、羊和两头猪，价值 12 先令”。^⑥这样的例证均表明，价值是与财物相伴相随的，只要是有用的物品都会对应一个具体的价值，这是中世纪英国人固有的思维方式。不管他们对价值的计算是否准确或科学，但这种明确的价值观不失为一种理性的经济行为。这也许可以用来解释他们与生俱来的商业意识，二者不无联系。

^① [法]布瓦松纳：《中世纪欧洲生活和劳动》（五至十五世纪），第 532 页。

^② Christopher Dyer, *Lords and Peasants in a Changing Society*, p.352.

^③ 侯建新：《现代化第一基石》，第 69 页。

^④ Simon A.C.Penn & C.Dyer, *op.cit.*, pp.363-365, 转引自黄春高：《15、16 世纪英国农村工资劳动者的历史考察》。

^⑤ [英]亨利·斯坦利·贝内特：《英国庄园生活》，第 205 页。

^⑥ [英]亨利·斯坦利·贝内特：《英国庄园生活》，第 124 页。

农民的各项权利、义务也是明码标价，可以相互交换或赎买。从担任公职的义务到完全的自由权，按惯例都有确定的货币值。1222年，布尔沃西斯（Bulverhythe）的农民向领主支付了20先令得以免除担任庄头的义务；英格尔索普（Inglethorp）庄园的12名维兰为此支付了6先令8便士。^①货币作为“巨大的政治平衡器”的功能在英国中世纪得到了充分的发挥，逐渐削弱并最终瓦解了英国封建的人身依附关系，这与民众，主要是农民的货币观和价值观是分不开的。封建义务可以用价值来衡量，用货币去抵偿，也正是其价值观的表现之一。

在中世纪英国人的观念中，不仅商品有明确的价格，个人财物、权利、义务等非市场流通的事物都被冠以价值的符号。对他们而言，价值观念是一种日常的思维模式。任何可利用的资源不仅具有抽象意义的价值，而且被标明具体的价格。这种情形也不仅出现在各类账簿中，还浸润在人们的思想活动中，根深蒂固。

2、商品价格观

在中世纪英国乡村简单的商品经济行为中，价值规律与习惯法一并发挥着主导性的作用，直接影响到农村商品的价格水平。

英国物价在12世纪相对稳定。“1165到12世纪80年代末，小麦的价格基本上维持在每夸特1先令7便士到1先令10便士之间，同期每头牛的价格一直是3先令，羊的价格大约每只4便士，猪的价格是每头1先令。”但在十二三世纪之交，粮食和牲畜的价格突然上升。“1199-1203年，小麦的价格飞涨到每夸特3先令6便士”，“牛的价格在13世纪的最初10年涨到7先令，羊的价格为10便士”，所以说，二十年间，粮食和牲畜的价格至少翻了一番。这次物价急速上涨的原因尚不明朗，可这样的涨幅在整个中世纪都属意外。此后物价一直在稳定中缓慢上升，价格水平从1225年到1345年“大约翻了一番”。^②

黑死病后一百年里，英国农产品的价格更加稳定。14世纪前半半个世纪与15世纪前半世纪作比较，小麦价格几乎没有变动，牛的价格略微升高。^③而这几百年里，不管是农村

^① [英]亨利·斯坦利·贝内特：《英国庄园生活》，第145-146页。

^② 马克垌：《英国封建社会研究》，第161页。

^③ [英]克拉潘：《简明不列颠经济史》，第166-167页。

的产业结构还是市场的供求关系，都在发生或大或小的变革，虽然缓慢，却直接影响着农村的商品经济。然而，商品价格作为商品经济中重要的环节，却在几个世纪里保持着异常的稳定性。因此，整体看来，价值规律在中世纪农民经济中发挥的效用是有限的，纵使英国农民对市场有敏锐的反应能力，可他们毕竟处在一个残缺的市场经济体系中。

但是，在日常的经济行为中，按照市场供求进行商业活动的例证亦屡见不鲜。商品的价格并不总是受到习惯法的约束而保持不变。圣诞节后，奶牛的产奶量是“如此之少，以至于牛奶的售价相当于夏季价格（3先令6便士）的3倍。”^①现代市场经济中由于供求变化引起的价格起伏也不过如此。比如牛津郡（Oxford）艾斯哈姆主教（Priory of Eynsham）的庄园上，耕地面积比牧场大很多，相应地，牧场的价值约是谷物耕地的20倍。但在同一教区的其他庄园上，草场丰富，牧场的租金仅为耕地的两倍多。^②

到中世纪的中晚期，粮食不再紧缺。相对而言，畜牧产品更具商业价值。以往人们热衷的耕地为草场等放牧资源所取代。草场的售价和租金通常是“最好的耕地的许多倍”。若每英亩耕地每年的租金为2—6便士，草场则为2先令、3先令或4先令。^③大量荒地被围成牧场，价格也相当不菲。由此可见，牲畜的市场需求带动了放牧资源价格水平的上浮。

我们同样可以体会到劳动力这种商品的价格对于市场供需的敏感。“在坏收成和高死亡率的年代里，庄园的地主代理人总是抱怨劳动者短缺、价格昂贵。”^④议会多次颁发过限制雇工工资的法令，但比起这些法令，供求法则更有影响力。雇主们发现，最有效的保留劳动力的方式是支付高工资。黑死病后，英国劳动力奇缺，工资劳动者的“工资持续增长到15世纪”。^⑤城镇的作用已经“远不限于仅向逃离庄园的农奴提供避难所；它改变了仍然留在庄园的农奴的状况……正如低工资地区的工资必须提高一样，在农奴已有可能转到城镇时，就不得不对他们作出让步。”^⑥尽管这样，在平稳发展的13世纪，“农

^① [英]亨利·斯坦利·贝内特：《英国庄园生活》，第71页。

^② M.M.Postan, *The Medieval Economy and Society*, Penguin, 1975, p.67.

^③ [英]亨利·斯坦利·贝内特：《英国庄园生活》，第475页。

^④ M·M·波斯坦主编：《剑桥欧洲经济史》，第1卷，第486页。

^⑤ M·M·波斯坦主编：《剑桥欧洲经济史》，第1卷，第521页。

^⑥ [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1卷，尤来寅等译，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53页。

业工人的货币工资是十分稳定的”。^①

在商业欠发达的中世纪英国农村，即便村民们具备了一定的商业意识，也无法与现代意义上的价值规律完全吻合。这不仅仅由于商品经济尚处于初级阶段，还在于庄园习惯法始终束缚着农村的商业进展。直到晚期，市场的因素才广泛渗透到农村社会的各个领域。中古英国农民的商业意识在商业与城市的复兴中被唤醒。市场交换使他们走出自给自足的封闭型经济圈子，与广阔的外部市场接轨。他们根据市场需求出卖农产品和劳动力，与商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① M·M·波斯坦主编：《剑桥欧洲经济史》，第1卷，第486页。

三、中世纪英国农民的劳动观

农业劳作是农民生活的主要内容，也是他们创造财富的基本途径，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基督教主导的西欧的中世纪，“一方面，劳动被看作是一种惩罚，是原罪的后果；另一方面，在世俗生活中被看作是一种忏悔，是令上帝满意的行为。”^①农民的劳动被赋予了宗教的意味。虽然上层贵族以其他方式表达对宗教信仰的虔诚，但与商业活动不同，不管以宗教还是世俗的眼光去看待，农民的劳动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长期以来“并没有受到鄙视。”^②当然，从他们自身看来，他们所从事的劳动也并不可耻，而是一种高尚的行为。

至于上述农民对劳动本身的态度，本文不作探讨，下文将展开论述英国中世纪的农民在生产劳动过程中秉承的理念。需要提及的是，从农民的日常劳作、组织管理、劳役执行等方面的资料中发现，契约精神作为一种基本精神，贯穿于本文所要探讨的劳动观之始终。

（一）明确的权利义务观

中世纪的英国，依附农享有耕地收成权、敞地公共权及受保护权等各项权利的同时也必须承担“惯例簿”上规定的相应的义务，二者相辅相成，不可分割。这里就以劳役义务——农民应该承担的主要义务为例，以一斑窥全豹，阐释英国农民对待自身权利和义务的态度。

农民的劳役义务可分为两类：周工和“布恩工”（Boon）。周工是农民按周提供的劳役，比如一周要在领主自营地上服役的量一天到三天不等，根据各地习惯法而定。布恩工则是在农忙季节按照领主需要偶尔履行的一种劳役，也称为“帮工”。从字面意思亦可以看出，“布恩工”是附带一定报酬的义务，一般采取领主向农民提供饮食的方式。持有不同地产的农民所承担的劳役亦不相同，这在“劳役惯例簿”上有明确的规定，而且完全按类区分（如全份维兰、半份维兰、茅屋农等），每一相同类别承担的劳役也基本相同或相似，一般不存在偏袒、不公现象，否则会引发其他农民的抗议。需要指明的是，封建

^① [德]汉斯·维尔纳·格茨：《欧洲中世纪生活》，王亚平译，东方出版社，2002年版，第160页。

^② [德]汉斯·维尔纳·格茨：《欧洲中世纪生活》，第160页。

主的特权要在一定的范围内行使，不可能被无限制地滥用，且在行使的过程中须遵循公平、合理的原则。若非如此，便可能遭到村民共同体一致反对。

对各个（类）农户的劳役量及种类的规定（或者根据不成文的惯例，或者根据成文的劳役簿）具体而细致，农民们清楚自己应该服哪些劳役，一周服几天，以及农忙时服几个“布恩工”。在他们看来，任何领主单方面增加劳役的企图都是对他们的侵犯，必然会做出激烈的反应，直到领主放弃那个违背习惯法的提议。其实，周工被固定的天数是在农民的坚持下取得的进展——他们的先人时常被迫按照领主的任意要求服劳役。

按所提供食物中是否有啤酒或其他饮料，布恩工又分为“湿”布恩工和“干”布恩工。惯例簿中对帮工后每顿饭的品种、数量和质量也做出了明确规定。萨塞克斯郡（Sussex）奇切斯特主教（Bishop of Chichester）的一个庄园租税清册中就有这样的记载：毕晓普斯托恩（Bisshopeston）、诺顿和登顿（Denton）的惯例佃农自带犁具履行两天帮工，这两天中，一天吃肉，另一天吃鱼，还有大量的啤酒供应；犁队中凡使用自己耕牛的人可在领主家中用餐。所有收割麦子的人享用的午餐有汤、小麦面包、牛肉和奶酪；晚餐包括面包、奶酪和啤酒。次日他们将有汤、小麦面包、鱼、奶酪和啤酒。午餐时，面包不限量；早、晚餐每人限用一条面包。另据 1291 年布兰顿区（Broughton）拉姆赛修道院（Ramsey Abbey）的一个庄园法庭档案中记载：大收获过程中，布兰顿的所有维兰都擅自离开领主自营地，耽误了半天的劳役，理由是领主没有按照惯例提供足够大的面包。这个理由是维兰编造的，可是，既然可以作为罢工的借口，就足以说明惯例之规定在英国农村社会的效用。^①

劳役中一天的工作量是个固定值：如果一个农户家只去了一个人，可能干到晚上才可收工，如果去了两个人，则干到中午即可；如果干到中午便已完成任务，而领主还想让接着干，就得提供一顿丰盛的午餐。^②对于领主庄园上非自由的茅屋农，他们领有的土地少，相应承担的劳役也轻，对此，庄园惯例都有明确规定。但是，这些茅屋农经常承担一些额外劳役，而这部分劳役是可以获取报酬的。“牛津郡一个庄园的茅舍农在圣马丁节时需要向教堂交纳十只公鸡、三只母鸡并负责整理场地、传递文件。为此，他的食物由领主准备。他还有为领主漂洗、修剪羊毛并因此接受一条或半条面包的报酬，并且与

^① George Caspar Homans, *English Villagers of the Thirteenth Century*, pp.261-262.

^② [英]亨利·斯坦利·贝内特：《英国庄园生活》，第 82 页。

庄仆一起分享干酪。他需每周为领主耕地，在秋季与庄仆一起干活并取得津贴。他每周参加的工作都将取得报酬。”^①又如，“在剑桥郡（Cambridge）的斯坦顿（Standon）庄园，12名持有5英亩土地的茅舍农需为领主服相当沉重的劳役，但这些劳役都是有报酬的：他们从领主处获得一夸特的小麦、一只羊（价值12便士）、半英亩草地。”^②这些茅屋农虽然人身依附于领主，可对于额外承担的劳役仍然有获得合理报酬的权利。可见领主若要求额外的劳役，需要给与合适的报酬。

中世纪农民的反抗一般不是因为不愿意惯例中应履行的义务，而是因为“感到不合理的超负荷”劳役^③，即违背了传统的习惯法，与他们明确的权利义务观不容。若是属于习惯法范围之内，农民通常会按时按量完成劳役义务，不会抱怨任务过重，更不可能出现罢工之类的反抗行为。但另一方面，他们一直都没有放弃减轻劳役或将劳役折算为货币的努力。而且一旦惯例簿上有过一次类似的改动，以后便会被执行下去。与农民劳役一再减轻相对比，领主附加劳役的情况却极为罕见。这样，农民的法定劳役越来越轻，或者被减免，或者被折算为货币地租，他们始终在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努力。称他们遵守惯例，除了意味着他们要承担规定的义务外，主要是指受到侵犯时以此为据，决不让步，但是倘若于己有益，改动一下也无妨，况且这是他们长期以来的追求。

通过协议来确定劳役的现象也时有发生。比如在罗切斯特主教（Rochester of Priory）的庄园上，农奴在圣·马丁节（St.Martin' Day）这天必须服劳役，这是肯定的，但接下来的一天是否继续则要根据协议而定。当时与领主签订劳役协定的农奴为数并不少，并且需要通过在陪审团面前起誓而生效。另外，有些地产聚集在一起的农奴团体以接受相似的条件为基础，与领主签订集体协议。^④这些种类繁多的协议与“惯例簿”中规定的劳役共同构成了领主与农民之间成文与不成文的契约。

他们享受到的权利与该承担的义务二者是相对应的，在公地上享有的权利少，相应承担的劳役和租税也轻。例如持有小块地产的小佃农，公地上的耕种权及公共牧场上的放牧权都极其有限，因而也无需像其他佃户那样在领主自营地上定期服劳役，而是不定期地做一些次要的零活。

^① F·西伯姆：《英国农业村社》，伦敦1983年版，第44页，转引自徐浩：《论中世纪晚期英国农村生产要素市场》，载《历史研究》，1994年第3期。

^② 徐浩：《论中世纪晚期英国农村生产要素市场》。

^③ [德]汉斯·维尔纳·格茨：《欧洲中世纪生活》，第133页。

^④ Rosamond Faith, *The English Peasantry and the Growth of Lordship*, p.322.

（二）民主观

在中世纪的英国，每个村庄共同体或者领主的庄园都是由村民通过村民大会或庄园法庭进行民主表决、共同管理。村民大会是原始社会民主遗风的延续，自上古到中古，经久不衰，虽然不具备现代议会的政治意义，却是西方议会及民主政治传承至今的关键之所在。因为二者共同决议、民主选举的理念是一致的，

习惯法是中世纪英国农村社会及村民日常活动的一个准则。这个约束全体乡村居民的规范并非某个权力机构依照个别人的意志制定的，而是全体村民共同协商的产物。或者表现为公认的不成文的规矩，亦或记入惯例、法庭档案等文本，领主和农民都要遵守，概莫能外。

在与公共事务相关的领域，个体村民，甚至领主均不可自主决定。事实上，封建主的特权主要体现在经济方面，即征收租税的权利。在其他方面，村民可以充分发扬他们的民主意识。例如，公地各个部分的种植品种、开放及圈围日期、每个村民在公共牧场上允许放养的数量等等关乎整个庄园或村庄大局的事务，除了以习惯法为依据外，还以全体成员民主表决的方式作出决议。而且每次表决的结果亦要列入庄园惯例，若需改动则要等待日后的民主“公决”。

庄园一般不由领主直接管理，每个庄园都有两个权威人物——管家和庄头——代表领主管理生产、生活及农民租赋。管家由领主任命，身份上一般为自由人，农民和贵族均可担当，完全代表领主的利益，起着督察的作用。庄头本身就是庄园中的一员，在农奴中的大、中户中选举产生，主要负责基层的生产活动，即与农民直接打交道。庄头是从村民共同体的角度，而非领主特权的角度管理农民，所以通常由农民民主选举产生，从政治意义上讲，并不代表封建主的利益，而是向全体村民负责。因此，担任庄头虽然是农民必须承担的一项义务，在有些地方甚至是农奴身份的一个标志，可选举庄头始终是村民的一项重要权利，他们也从来不愿意放弃这项权利。当这项权利被领主强行侵犯时，他们甚至不惜用金钱去赎买。1284年，在温彻斯特大主教地产上的斯塔勒格拉夫（Staplegrave）庄园，佃户们为获得这种选择权集体向领主交纳了6先令8便士，就是为了能够“选举自己的庄头，不要未经他们选举的庄头”。^①

^① [英]亨利·斯坦利·贝内特：《英国庄园生活》，第144页。

如上所述,英国农民的民主意识体现在他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但不容忽视的是,“民主”作为一项权利,在中古时代并不能得到充分的享用。例如,在庄园法庭上民主表决是村民公认的权利,即法庭的裁决和判决由全体出庭人做出。可是另一方面,为了配合封建主行使司法权,参加定期召开的庄园法庭是农奴必须履行的义务,而非可以随意放弃的权利。而且,与庄头相同,推选陪审团成员是村民民主意识的体现,也是他们不肯放弃的权利,但担任陪审员却是非自由人不可推脱的义务。因此,中古农民的民主观是一种受到扼制的、不健全的民主观,他们享受到的民主权是在封建领主制的推搡下,在奴役制度的夹缝中残喘到近代社会的。

(三) 集体观

中世纪英国人在劳作中的集体活动大致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田间地头的共同耕作;二是集体做出决议或者一致反抗领主的侵权行为;三为照顾弱小,求得共同生存。这种朴素的集体主义原则与原始氏族的集体观有着本质上的差异,因为前者已经与私有制及个人主义融为一体而存在。但二者又有一个相似的意图,即为了一个共同体的生存和繁衍。

中古农民的集体劳动包括两项主要内容:其一,农忙季节农奴集体在领主自营地上服劳役或帮工;其二,缺少耕牛的农户联合耕种。前者是为了履行义务,整个村庄或庄园的村民被迫组织在一起。比如在犁领主自营地时,农民们需要把自己的牲畜用轭连在一起,组成犁队共同犁地。此外,为领主收割牧草或庄稼,他们也是作为一个集体来承担的。后者则是村民的个人行为,他们按照契约或口头协议,自愿联合起来。

庄园经济、敞田制的存在以及生产资料的短缺,使得中世纪的集体劳动成为生产劳动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英国的农民们或在强制的劳役中,或于自愿的协议内共同完成大量的生产任务。当时英国的耕地都要使用重犁,一般以八头牛组为一个犁队。农户很少有这么多的牛,往往几户合组一个犁队。这种形式的犁队既作为一个集体为领主服劳役,同时也用来耕作自己的份地。农业上的合作是乡村生活的重要内容,联合犁地又是这种合作的基本组成部分。尽管如此,村民的集体行为并非主流,“事实正相反,恰恰个体劳动才是普遍现象”。^①除了犁地之外,村民通常是各自在自己的份地、保留地及牧

^① [英]亨利·斯坦利·贝内特:《英国庄园生活》,第33页。

场上从事个体劳作。而到中世纪中、晚期，伴随着庄园经济的瓦解、公地的支离破碎和领主自营地面积的缩减，个体农民独自经营的耕地和牧场遍及英格兰半岛。从同期日益壮观的栅栏现象中，我们亦可觉察到个体农业的盛行。

农民之间的合作也要遵循一定的规范，随意违背约定的行为要在庄园法庭上被处以罚金。法庭案卷中常有单方面破坏合作而受到指控的例子。1286年，约克郡（Yorks.）韦克菲尔德（Wakefield）一个庄园的法庭档案中记载，理查德与罗杰（Roger）合作犁地，罗杰在犁地的时候离开，致使理查德的耕地未能犁完。罗杰赔偿理查德损失10先令，并处以12便士罚款。^①1365年，索纳（Thorner）的约翰控告罗伯特，说某年某日他与罗伯特签订契约，约定他们各自出同等数量的牲畜合作犁地，时间为一年，但是罗伯特从未履行。^②

在英国，用集体方式反抗不公平地租是农民的一个基本特征。^③因此，他们的抗议通常是卓有成效的。此外，中古英国的农村还保留着一些救济、扶持贫弱者的习惯，这是古代农村公社的流风遗俗，也是农民集体观的一个表现。村规大都规定，有劳动能力、能赚到工资的人不得到田间拾穗，而是让老人和贫、弱者分此余惠。有些村庄对穷人拾取的时间、地点做出规定。如“穷人可以到田间拾豆，但不能在陇内，只能在田头地角。或者规定未种豆者得于每周三、五两次到陇内拾豆，但不得用镰刀割取，且只许在午前进行”。济贫在英国历史上是政府的工作，一般认为它产生于16世纪。可是公社居民之间的济贫早就有了。13世纪就有村庄中的居民对新来者应该提供住处、衣食等的规定，还有人把自己的钱拿出来作为基金替贫穷者纳税。有人专门设立了救济所，为穷人提供居处。^④

在任何一个社会，如果人们贫穷困苦，生产力低下，相互间的合作与扶持便是这个社会生存下来的必需。而在农业社会，借用工具和牲畜，与邻居合作完成一项单个家庭无力完成的农活，这些都是理所当然、司空见惯的，中世纪的英国乡村也不例外。但是，英国农民的种种集体行为中却刻有鲜明的个人主义色彩，并且被契约精神所规范。他们懂得集体方式和个体方式的搭配使用，既非绝对以共同体为中心，亦非不分场合地利己

^① Ault Warren Ortman, *Open-field farming in Medieval England*, p.21.

^② [英]亨利·斯坦利·贝内特：《英国庄园生活》，第33页。

^③ Christopher Dyer, *Lords and Peasants in a Changing Society*, p.281.

^④ 马克垚：《英国封建社会研究》，第214页。

排他，至于选择何种方式，根据需要而定。由前文的字里行间，我们可以体会到英国农村古老的联合劳作中遵循的令人瞩目契约观念。

结 语

经过中古几百年的积淀，英国乡村中的普通农民树立了独特的财富理念，并将西方传统的财产继承观、权利义务观、价值观以及契约精神（或法律意识）融入其中。

在财产继承上，西方人并不重视家族产业的延续性。虽然封建法一再强调每份地产的完整性，虽然土地对农民而言是生存之本，可是，英国农民对地产继承的态度却是那么自我，那么理性。子女们不会为了得到遗产而留守在乡间故土，父母也可能为了现实利益而将家业转给他人。不管是儿女还是父母，对此都没有异议，因为在他们看来，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西方人对待权利、义务，向来都具体、明确。可以享受哪些权利，需要承担哪些义务，在习惯法或成文法中都有明文规定，人们往往会自觉地实施。中古英国的农民阶层亦不例外，他们会按部就班地为领主服劳役，因为这是他们应该履行的义务，同时，如若自身的权利受到冒犯，他们也绝不退缩。

商品需要标明价格，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在中古英国人的观念中，个人财物、权利、义务等在经济学上不具有价值的事物也被冠以价格的符号。价值观念成为英国农民日常的一种思维模式。这与他们理性的经济思想有关。

契约精神是英国，乃至西方通用的行为准则。他们任何的经济行为中，都渗透着契约的理念。在中古时期的英国农村，农民与领主之间、农民与农民之间都有成文或不成文的协议关系。从领主手中领受地产、向其他农民转让地产、工资劳动者的劳动时间与薪水以及邻人间合作耕种等事宜中，相互之间达成契约关系都是在所难免的。而且，一个家族内部的协议同样明确而正式。这种关系与家庭关系及社会关系的亲疏没有直接的联系。

通过对本选题的研究，作者认识到，英国近代资本主义的兴起与发展有其深厚的历史渊源。农民作为英国中古社会的主体，他们的财产观、商业观和劳动观及其中蕴含的精神力量，是英国近代资本主义确立的一个根本因素。季羨林先生说过：“一个民族典型的思维方式，是一切精神文明（甚至一切物质文明）生产的基础，它必然表现在各个方

面。”^①所以说，农民居于社会的主体地位，他们的经济思想观必然会感染并影响其他阶层的经济、政治及文化生活，对整个社会的进程有着深远的意义。

^① 季羨林：《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版，第10页。

参考文献

一、英文专著:

- 1、 Alan Macfarlane, *The Origins of English individualism*, Basil Blackwell, 1978.
- 2、 Ault Warren Ortman, *Open-field farming in Medieval England*, Barnes & Noble, 1972.
- 3、 Christopher Dyer, *Lords and Peasants in a Changing Societ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
- 4、 E.A. Kosminsky, *Studies in the Agrarian History of England in the Thirteenth Century*, Basil Blackwell, 1956.
- 5、 George Caspar Homans, *English Villagers of the Thirteenth Centur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42.
- 6、 Gras, Norman Scott Brien,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an English Villa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0.
- 7、 Grenville Astill & Annie Grant, *The Countryside of medieval England*, Basil Blackwell, 1988.
- 8、 J.Z. Titow, *Winchester Yields: A Study in Medieval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2.
- 9、 J.Z. Titow, *English Rural Society, 1200-1350*, Barnes & Noble, 1969.
- 10、 L.R. Poos, *A Rural Society after the Black Death: Essex, 1350-1525*,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 11、 M.M. Postan, *The Medieval Economy and Society*, Penguin, 1975.
- 12、 Reginald Lennard, *Rural England, 1086-1135*, Clarendon Press, 1959.
- 13、 R.H. Hilton, *The English Peasantry in the Later Middle Ages*, Clarendon Press, 1975.
- 14、 R.H. Torny, *The Agrarian Problem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Longmans, 1912.
- 15、 Rosamond Faith, *The English Peasantry and the Growth of Lordship*, Leic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7.

二、中文专著：

- 1、[苏]A·古列维奇：《中世纪文化范畴》，庞玉洁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 2、[英]亨利·斯坦利·贝内特：《英国庄园生活》，龙秀清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 3、[英]伊·拉蒙德、W·坎宁安编：《亨莱的田庄管理》，高小斯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
- 4、[美]理查德·派普斯：《财产论》，蒋琳琦译，经济社会出版社，2003年版。
- 5、M·M·波斯坦主编：《剑桥欧洲经济史》第1卷，郎立华等译，经济社会出版，2002年版。
- 6、[英]梅因：《古代法》，沈景一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
- 7、[英]克拉潘：《简明不列颠经济史》，范定九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
- 8、何真、唐清利：《财产权与宪法的演进》，山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 9、马克垚：《英国封建社会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 10、[美]道格拉斯·诺斯、罗伯特·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兴起》，厉以平等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
- 11、[德]威廉·罗雪尔：《历史方法的国民经济学讲义大纲》，朱绍文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 12、[英]A·L·莫尔顿：《人民的英国史》，谢琏造等译，三联书店，1958年版。
- 13、侯建新：《现代化第一基石》，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
- 14、[意]卡洛·M·奇波拉主编：《欧洲经济史》第一卷，徐璇译，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
- 15、[比]亨利·皮郎：《中世纪欧洲经济社会史》，乐文译，社会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 16、[法]P·布瓦松纳：《中世纪欧洲生活和劳动》（五至十五世纪），潘源来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
- 17、巫三宝主编：《欧洲中世纪经济思想资料选辑》，傅举晋等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
- 18、[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1卷，尤来寅等译，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8年版。

19、[德]汉斯·维尔纳·格茨：《欧洲中世纪生活》，王亚平译，东方出版社，2002年版。

20、赵文洪：《私人财产权利体系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

三、中文期刊：

1、侯建新：《中世纪英国农民个人力量的增长与自然经济的解体》，载《历史研究》，1987年第3期。

2、黄春高：《15、16世纪英国农村工资劳动者的历史考察》，载《北大史学》，2004年1月。

3、谢经虎：《教会法所反映的中世纪西方女性法律权利状况》，载《牡丹江教育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

4、徐浩：《论中世纪晚期英国农村生产要素市场》，载《历史研究》，1994年第3期。

5、徐浩：《浅析西欧中世纪工业组织的变化》，载人大复印资料《世界史》，2005年第11期。

附 录

表一	萨福克郡雷德格雷夫庄园地产持有者生前转让情况·····	21
表二	1257~58 年克劳利村一个中等农户的收支表·····	27
表三	1257~58 年克劳利村一个小农户的收支表·····	28
表四	黑死病前（1288~1340）埃塞克斯郡 7 个庄园佃户地产持有情况·····	32
表五	黑死病后（1383~1444）埃塞克斯郡 5 个庄园佃户地产持有情况·····	33

致 谢

这个鸟语花香的春日，我的论文接近了尾声。回首这三年，有成功的喜悦，也有挫败的失落。不管哪一种经历，都似秋日里的果实，让我收获颇丰。今天，以感恩的心情，感谢给我莫大支持和帮助的师长、亲人和同窗好友。

首先，感谢我的导师顾奎斋教授。三年来，他一丝不苟的治学作风、求疑解惑的科研精神感染并激励着我，使我接受了全新的思想观念，掌握了科学的研究方法。在论文的选题和研究过程中，顾老师经常询问研究进程，为我指点迷津，帮我开拓思路。在他的鼓励和悉心指导下，我的论文得以顺利完成。同时，感谢关绍纪老师、李巍老师、郑群老师和白雪峰老师的教导与关怀。在此，向各位老师表达深深的谢意！

父母始终在背后默默支持着我，他们寄予我的厚望给了我无穷的动力和勇往直前的信心。历时一年多的论文写作，困难重重，每每遇到难关，总能得到他们的理解和安慰。几句朴实而温暖的话语虽然无法化解我的思乡情，却让我一次次鼓起勇气，克服万难。

相处三年的同窗好友是我人生的一笔财富。感谢他们在求学及论文写作过程中对我的帮助。我的朋友初瑾珠在论文的语言表达和行文结构等方面提出了宝贵意见，不甚感激。

郭瑞雪

2007年4月于山大新校